楓皐集

五

奏　祭文
啓　書
應製文

楓皐集卷之九目錄

奏

啓

應製文

祭文

楓皐集卷之九

奏

關西蔭仕變通奏

天之生才豈限南北而西路人士之不得霑朝家一視之澤者實爲大欠典明經文科武榜出身尚有進身通仕之望至於蔭官其途遂絕經明行修之薦尚矣無論抱才能文之類亦甘自棄寧不可惜況東國之爲東國始自檀箕理合尊奉崇靈殿有二叅奉崇仁殿有一殿監監則鮮于氏世襲叅奉則不過爲本道人借銜之資而元無遷轉之規臣意則崇靈殿叅

奉二窠中一窠改爲令崇仁殿殿監亦改置叅奉二窠一窠則常以鮮于氏中差出一窠則與崇靈殿叅奉分屬淸南北自各邑守令與一鄕議薦其有文行者上之監司監司又於其中擇備三望上之朝廷受點待滿朔遷入京司如松京分敎官之例令則文蔭互差亦以本道人爲之則不但有光於尊奉之道亦可以興起西土人士旣涉變通又係官方下詢大臣政官處之何如

五經百篇編定時義例詢問對

伏讀 宸翰諭以五經百篇編定之本旨諄諄可否

叩及愚蒙猗歟好學不倦之志自強不息之工不恥
下問之　聖旁溢十行卓冠百王雲漢之倬不可名
也滄海之深不可挹也雙擎莊誦光華被體昔聖人
之修春秋也子貢行求百七十國遺書而游夏則不
敢贊一辭也使游夏不在孔門則已既已闇闇列侍
於函几丈席之間則以聖人不自滿假之心其於筆
削之義例亦豈無一語問難如今日　聖明所以俯
詢臣等之爲者哉殆爲游夏者灼知江漢秋陽之不
可尚已而自不敢容喙於其間耳今是編彙羣聖之
粹言訂萬古之大道折衷斟酌以就簡要取舍雖殊

而義非二撫損益不同而例歸一統一部百篇又倣
刪書之義卓然爲天地間元藏至寶述而不作之意
闡聖誨蒙之功心法相傳千載同揆臣等躬遭風雲
跡忝奎瀛與聞考校之事獲董剞劂之工其視端木
行求之勞榮已溢矣願已足矣至於補螢爝於日月
效涓埃於河海游夏之所不敢爲而臣其敢爲也但
當恭俟書成之日尊諸丌上伏以諷誦以究我　聖
上精義之所在而已矣無任伏地戰恐之至

庶類疏通收議

庶類枳塞不惟歷代萬國之所未有卽亦國初之未

嘗然也語其始請枳塞之由則不過庸碌無識之人挾憾報復之計語其後議疏通之舉則非東方之大賢皆不世之名臣碩輔塞與通之間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待辨而可知者矣且人之貴賤窮達皆有生以後之事而至於此人則其身未生而已賤其命未賦而已窮豈天地生物之理固若是耶至若爲子弟而不敢稱父兄爲血屬而不得承系序尤天下古今非常反經之事而習俗之久迷不知悟無他枳塞之故也重仕宦輕人倫又豈人心之所安亦法典之毆使然耳今若枳塞一開則父兄之稱系序之承恐不煩

朝家之約束人倫自正天理自明而庶類亦知所自勉於是乎隨其族姓之華否人器之優劣斟酌用舍則在國家可以無遺才之歎在庶類可以解抱冤之苦矣愚淺之見竊謂疏通實合於明天理正人倫盡賢才之道矣

啓

吏曹參議問啓

臣之萬萬不稱於見職之狀悉暴於俄者呼籲之中日月之明必已畢燭其無隱非飾之斷斷衷曲矣以臣不肖無狀之姿偏蒙生成甄陶之化左右兜攬至

叨見職而榮已至矣寵已極矣藉曰頑如木石冥如
豚魚尚有未泯之秉彝則亦豈無感激奮發隨事策
勵夷險燥濕生死向前之心而第念人臣事上之道
莫先於一誠字臣雖至愚猶知無此則無以藉手於
聖明之世也臣之鑒識才器苟有一半分近似於是
職者以平日磨頂放踵欲報涓埃之忱雖今日承命
明日狼狽實所甘心樂爲而獨奈姿性鈍闒知識茫
昧愚如塑泥昏如飮烟人物之孰優孰劣公議之誰
合誰否何以辨別注措之如何得當格例之如何循
規何以了辦乎今若只知分義之莫嚴威罰之可畏

而不自量度倀倀赴匪可據之地茫茫行所不知之事則人之嗤罵姑舍勿論古今天下豈有如此無實不誠之甚者乎此乃所以寧被方命之嚴誅不敢以不誠自歸者也區區愚見迷不知變嚴敎之下無以蠢動震懍罔措不知攸對

大王大妃殿 惠慶宮加上尊號 王大妃殿上尊號庭請啓

伏以臣等値千一罕覩之會陳億兆同聲之懇此卽天理人情之所必出節文制事之所與合也半日大庭相率顒祝 慈心不槩兪音遂靳誠不勝徊徨泄

欝之至夫崇德而報本古今之通誼也繼志而敘功
帝王之達孝也臣等請因前說而略復陳之近嗣
仁元之徽音遠邁女堯之顯名宗國奠磐泰之勢簾
帷闡肅穆之治聖莫尚於我　大王大妃殿下矣膺
長發之祥誕育我　聖考躬保佑之勞爰及我　神
孫功莫大於我　惠慶宮邸下矣德配厚坤敷二南
之化尊居長樂受千乘之養親莫隆於我　王大妃
殿下矣踐　先王之位行　先王之禮以　先王之
心爲心而愛日知年喜與懼幷者亦惟我　殿下洞
矚之誠然矣猗歟　英廟之癸亥甲子　仁元聖后

之丙寅丁卯實爲今日之權輿而我　寧考之所已
遵行於甲寅乙卯者也今日臣等之所請卽乙卯以
後　寧考之所嘗企祝而準擬者也今我　殿下逢
寧考所企之歲紹　寧考所遵之典擧嵩呼進顯冊
于以答皇穹申休之眷于以慰陟降未遠之心播
慈化於無疆光　聖孝於善述是義也質聖人而無
疑矣貽後昆而爲謨矣不亦宜乎不亦美乎撝謙之
慈德臣等非不欽也感舊之　慈懷臣等非不知也
抑亦有說於此旣擧於前而莫擧於後則邦禮虧矣
我　殿宮燭理之明而豈爲是也在昔年則受之在

今日則拒之情理違矣我 慈宮止慈之仁而亦豈

忍爲是也矧惟仰請於 聖母者順志而將美慭情

而制義旣簡且易允叶時措則顧何待覼縷敷陳而

始肯一俞也哉伏願 殿下益致怡愉之辭兼軫導

達之方亟獲勉回千萬幸甚

應製文

正宗大王謚冊文

皇穹不弔降割我家大德得名式遵彝典秖增摧咽

敢云揄揚恭惟 大行大王內聖外王天經地緯聞

一知十聰明睿智之姿達五行三溫良恭儉以得大

任降是自冲歲而備嘗險難重華協于受　文祖而
攝理機務頒綸諭宗統之正邁漢皇詔南越之辭編
書揭義理之明符魯聖止西狩之筆右賢左戚審用
舍黜陟之權扶陽抑陰嚴邪正淑慝之辨提督受支
孫之祀遺民綴龍灣之墠好音載懷忠獻蹐　英考
之庭大老扁驪江之祠國是永定猗歟治法之盛卓
爲哲辟之冠矯俗牖迷敎多術於雨露霜雪保和歸
極化一世於杯酒戈鋋致力在畎畝之艱夏禹氏之
躬稼天下康功絕盤遊之樂周文王之不遑日中縹
帙芸緗摛院應奎壁之象龍韜虎略壯營蔚風雲之

奇視民如傷審獄情則哀敬以折交鄰有道修聘好
則忠信爲先躬薦瓚之精禋誠著昭格拒揚册之羣
籲志光撝謙御不采之室服澣濯之衣克儉吾無間
已峙常供之米寢修理之役精義自有寓焉惟玆政
令間措施罔非典學中推去居敬踐實由小學大學
之門集義求仁遡孟氏孔氏之訓公私義利之界劈
頭腦於差毫謬千戰兢臨履之工盡精力於人一己
百萬善俱足烱乎本源之澄清一理相通儼然上帝
之對越講誦則忘寢與食羣經之隻字不遺治敎則
以君兼師千聖之大統斯接歷代史傳之記載監戒

常存百家著作之叢長包括都盡應乎事物沛若江河發爲文章倬彼雲漢鄉飮之舊禮旣復喜淳俗之挽回考亭之正路爭趨藹吉士之興作若夫人倫之盡性原乎 聖孝之出天十載殫侍疾之誠曾不懈於一日終身抱含恤之痛蓋無樂乎千乘金縢啓頌兩聖之慈孝克闡珠邱遷卜萬世之隆奉罔虧覲月之禮常行肅肅 閟宮之貌愛日之心罙篤融融長樂之歡稱洛南之兕觥重有待於後甲壯新豐之雉堞自不煩於度支二南正風化之原親親乃修身之效八域躋春臺之上老老推錫類之仁休祥屢驗

於豐登治臻金膏玉燭康強克配於乾健頌騰北斗
南山方當景貺之潛周夫何微痾之示悳圭幣之冥
應莫賴彼蒼難諶玉几之 末命遽揚小子何怙符
衍策之虛一詎意 聖壽之止斯靳夢齡之與三忍
說大業之未卒踐位行禮之舉曷堪擢腸遇物垂誨
之音宛猶在耳幸玆 山陵之新兆迺在 園寢之
隔岡孟春之羽衞爲停意者天心之默啓兩麓之象
設孔邇庶幾神道之相依丹扆永虛畫儀刑之寖邈
素廞將戒慨光陰之莫畱肆舉崇終之縟儀爰稽在
宥之喊烈東西南北之無思不服神功旣致於中和

禮樂刑政之咸秩有文至德莫尚乎今古摸天晝日縱難節一惠之稱檢玉鏤金允爲觀七廟之美寔遵公議敢有溢辭謹遣臣某官某奉冊寶上 尊謚曰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廟號曰 正宗仰冀 聖靈俯賜昭鑑播芳寶籙揭鴻號而光前毓慶瑤圖迓駿命而裕後

顯隆園惠嬪洪氏誌文

惟 惠嬪 思悼綏德敦慶弘仁景祉章倫隆範基命彰休莊獻世子之配我 寧考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之本生母也 寧考以 英廟命爲

思悼兄 孝章世子嗣故 寧考卽位遵 英廟遺
教追尊 孝章爲王 賢嬪爲后奉之 宗廟示民
不貳本乃惟所生之義至尊至大追謚 思悼曰莊
獻稱廟曰景慕宮祭儀下 宗廟一等稱墓曰園而
進 嬪宮號曰惠慶恆言稱 慈宮凡尊奉之禮進
獻之節亦下 大妃一等於是國人服 寧考之孝
而事 嬪擬於長樂者四十年如一日矣我 聖上
嗣服之十五年乙亥十二月十五日乙丑 嬪薨于
昌慶宮之景春殿春秋八十有一大臣閣臣獻議引
宋程正公頤論濮園禮 上及 王大妃服大功

中宮服小功 王世子服緦有司攷謚法聰明睿智
曰獻夙夜儆戒曰敬遂上謚曰獻敬明年丙子三月
初三日祔于 莊獻之顯隆園禮也園舊號永祐在
楊州治之拜峰山 寧考己酉以風水不叶吉移奉
于水原府花山癸坐之岡改今號陵墓追祔多同兆
而異封是園之治方中也 寧考命虛其左爲合墳
之制曰予之情事異於人也至是因其制以相役嗚
呼慟哉 上以臣祖淳夙事 寧考地又屬肺腑命
進幽宮之誌而 慈殿又書下行錄于廷俾撰詞者
得以徵信臣承命悸懼欲辭而情又不敢則乃拜手

稽首而撰次焉謹按　嬪姓洪氏系出安東之豐山縣上祖之慶高麗國學直學自是世有顯人入我朝有諱履祥復六顯官大司憲贈領議政謚文敬再轉而爲永安尉文懿公諱柱元尚　宣祖女貞明公主高祖諱萬容禮曹判書謚貞簡曾祖諱重箕司僕寺僉正贈左贊成祖諱鉉輔禮曹判書贈領議政謚貞獻考諱鳳漢遭際　英廟官至領議政謚翼靖娶韓山李氏高麗韓山伯穡之後觀察使濮之女以　英廟十一年乙卯六月十八日丙戌生　嬪于盤松坊外氏第前夕翼靖公夢黑龍蟠寢上金鱗照耀厥明

嬪乃降自幼孝友慈仁莊重温和未嘗違父母志甫
四五歲卽不出中門之外戲嬉不事不喜芬華見同
輩兒衣飾華麗泊然無歆艷色七歲貞獻歿時外氏
因婚而宴或請與往觀不肯曰身有祖父服何忍與
吉事其人以七歲不受服强之 嬪曰吾雖不受服
父親在衰經中不可赴也聞者大奇之癸亥 英廟
爲 莊獻擇配 嬪方九歲膺三揀 英廟命翼靖
公授小學內訓 御製訓書等書于別宮 嬪一聞
輒通其義記誦無遺我 寧考常語筵臣曰我 慈
宮自少凡耳目之所經涉終身不忘自宮中故事以

至國朝典憲人家氏族靡所不記予或有所疑未嘗
不仰質仰質未嘗不歷歷指敎聰明博識予不敢仰
企也甲子正月冊爲　世子嬪是月行嘉禮朝見于
英廟及　仁元大妃　貞聖后祥和之貌渾然天成
進退周旋禮儀棣棣六宮觀者無不動色　三殿相
賀曰得此佳婦國家之福也既上奉　三殿及　暎
嬪洞屬如不及問寢必坐而待曙恪遵　英廟訓誨
盡力服行待諸翁主友愛篤洽諸主亦皆誠心輻輳
雖鄭致達妻之性狡難化者不敢露纖芥之色而
嬪之所以推誠處之者懽然有餘裕也庚午冬　懿

昭世孫生未幾薨　三殿大傷疚　嬪恐其增戚也
進見之際色辭如常至壬申九月我　寧考誕降
英廟喜甚謂　嬪曰汝以貞明之孫嬪于王家今有
大功於　宗社奇愛何可勝也　嬪愈小心恭愼不
敢自懈撫愛　寧考極其慈恩然敎導必以義方衣
服飮食務從儉約勸學勉德每以聖人爲期我　寧
考邃學峻德實惟天縱而蒙養之正蓋有賴耳及至
庚戌大慶　睿齡已近六旬而保抱看護不憚晝夜
殷勤劬勞若　寧考初　寧考每曰　慈宮至誠上
格神明有此邦慶　誕辰同日天意豈偶然也丁丑

貞聖 仁元兩后相繼禮陟 嬪悲慕哀痛九時哭
泣未或一闕祭奠必皆躬執曰不於此時少伸微誠
何以報眷愛之恩也自 兩后之喪內政無統攝
嬪嚴束宮人不敢失舊規奉承 英廟尤致誠敬
英廟嘉賞不已常稱孝婦己卯 貞純后入宮 嬪
執婦道如事 貞聖既而二外家不相能搆釁日深
往往事有至難言者 嬪恭怡遜默和氣藹然宮中
上下至今悅服以爲難也壬午閏五月 莊獻薨
嬪抱穹壤之慟懷 宗社之憂屏俟私第不遠而復
則銜恩制義黽勉人世祗見之日和敬彌著 英廟

大感歎手書扁曰嘉孝堂命揭寢室由是思媚 兩
殿導迪 聖胤茹荼如甘履艱愈泰終乃措國本於
盤石垂令名於無窮苟非至誠動天地至性盡人倫
則何以有此嗚呼偉哉是年賜號惠嬪丙申 英廟
昇遐 嬪號慕罔極哀毁過制見者感動 寧考二
年戊戌進號孝康七年癸卯加上號慈禧八年甲辰
加上號貞宣十九年乙卯以 莊獻及 嬪寶甲載
回加上號徽穆二月 寧考奉 慈駕詣 顯隆園
祗謁 仙寢還至水原府行大宴禮于行宮問高年
賜士庶米推恩賜六十一歲及七十以上爵 上及

百官皆簪花入都光輝之盛簡牒所未有也明年丙辰六月 寧考行內宴于迎春軒命戚臣之與筵者皆得仰瞻每歲 誕日必進饌以飾慶 寧考常稱朱文公但願年年似今日之句曰晦翁先獲我心也庚申六月 寧考飭有司備饌儀忽不豫竟至賓天乎寃哉 嬪以七旬之齡遽嬰逆理之慟崩貫寃酷幾不能保自此不復進常膳惟以粥飮度日也今上服闋將加上尊號力拒之曰吾遭庚申之變而不死亦頑矣何忍受號爲甲子以冊禮舊甲 上自內進饌而命詞臣撰樂章及致詞其後又再行八年之

間三舉是禮焉乙丑元日以 寶齡望八庭賀是月
貞純后禮陟是時已及大耋不能行步猶哀慕如丙
申乙亥以望九如乙丑禮是秋患痰眩設議藥廳彌
月少瘳遂撤直舉賀儀未幾疾旋篤及奉諱自衣襚
紟冒以至巾帷之微皆嘗預具曰他日無煩民市也
嗚呼盛哉誕二男二女男長 懿昭世孫次卽 寧
考 妃卽今 王大妃殿下父清原府院君靖翼公
金時默女長清衍郡主下嫁光恩副尉金箕性次清
璿郡主下嫁興恩副尉鄭在和 寧考二男二女宜
嬪成氏生 文孝世子一女未周歲卒今 上殿下

及淑善翁主皆 綏嬪朴氏誕生 中宮金氏父永
安府院君祖淳主下嫁永明尉洪顯周今 上一男
卽 王世子一女幼未封 嬪天姿豈弟識慮高明
非禮勿動處事惟愼事 莊獻克敬克順濟以箴警
莊獻甚敬重之時有諮議多所裨補厥或違忤從容
理奪闕雎鍾鼓之樂近代罕比己巳以後 莊獻受
命代理則深存憂懼十四年間審幾察微彌綸調護
者百千其方 寧考每與筵臣語及當時事未嘗不
戚然改容也曰慈德慈功外人何以能盡知也 孝
純后宮人有竊毀 莊獻法服者事覺宮中悚慄將

聞於 上 后大慼其人自分必死 嬪和顏謂
后曰下輩無識卽何足責願勿慼也戒宮人毋敢洩
不令 上知之 后終身感德之而 后家人道此
事至有泣下者德性之寬和如此國榮之稔惡也納
其妹於宮中號爲元嬪覬覦非分 中壼幾危者數
逆折奸萌極力保護終底於安泰而宮闈事秘莫有
知者故不逞之人反倡邪說以爲 中壼之瀕危
慈宮有力焉嗚呼其謂天可誣也已是不可以不卞
也莊敬之心至老不已奉先之誠根於天性故恒居
必早御盥櫛齊整端肅雖末疾沈篤之時尋常昏讛

亦皆侍奉 英廟及 貞聖 貞純兩聖母之語而
至 英廟誕辰夜中命侍者扶起而坐曰今日行
眞殿酌獻吾何敢偃臥乎時不能轉側者已有日矣
今 上克繼 寧考之志奉養如昔日 兩宮慈孝
融融洩洩而 上每過宮則喜溢于色必設饌以勸
之常以不得日日見爲恨及大漸之朝 上侍側而
已不能省矣嗚呼慟哉臣竊伏惟念日月之光非摸
畫可得瀛海之深非測蠡可窮然今臣之所述非臣
之所敢揄揚也 英廟而爲之舅 寧考慈殿而爲
之子若婦焉 二考堯舜也 慈殿任姒也聖人而

孅其婦聖人而顯其親言可以耀千秋行可以爲萬世則又何加焉若夫正壼儀於貳極啓長發之嘉祥天也居其實而無其名巍巍乎有而不與亦天也天之所作爲非人之所敢知也雖然有侐 閟宮並宗廟而饗之於千萬年本支昌熾 聖子神孫繼繼繩繩者皆 嬪之德之功之賜也豈曰不顯又誰曰不然嗚呼盛哉嗚呼慟哉

健陵孝懿王后金氏誌文

我 大行王大妃旣棄長樂我 殿下以幽宮之誌命臣而繼又伏承行錄俾資撫實臣辭不獲命謹按

易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蓋善莫尚於利
民故子孫享其福慶莫大於毓聖故沙麓著其祥昔
文貞公立朝事君蹇蹇有古賢相風而其功澤之浹
民者則制貢賦是已二百年間民與國以賴善之積
也如此故再世而我　明聖聖母祥叶長發功奠
宗祊又六世而　后復出其門誕彌之秋芳樹再榮
禮聘之月異香滿室配體我　寧考令德卲齡將多
于前天之篤慶於乎不顯古人論立后族姓居先有
以也夫　后姓金氏高麗門下侍中大猷始籍清風
及本朝有曰湜贈贊成諡文毅世稱己卯名賢四傳

而卽文貞公諱堉領議政其第二子曰清風府院君
忠翼公佑明卽　明聖后父忠翼所後考曰贈領相
址於　后爲六世五世祖高祖判書貞僖公諱錫衍
曾祖贈贊成諱道泳爲仲父左尹贈吏判諱錫翼後
祖諱聖應兵曹判書謚孝靖考諱時默左參贊贈領
議政清原府院君謚靖翼入主忠翼祀曰贈領相聖
集贈贊成道濟贈承旨萬胄卽所後三世也其元配
曰贈宜春府夫人宜寧南氏監役直寬女繼配唐城
府夫人南陽洪氏贈左贊成尚彥女　后自出也
后以　英宗癸酉十二月十三日降于嘉會坊之私

第生而儼然有天人之儀稍長婉娩聽長者動容周
旋必擇其中禮者而習焉九歲膺揀 英廟嘉甚手
書五世繼昔寔爲宗國八字賜之館于別宮遘痘明
年二月冊爲 世孫嬪丙申 寧考卽阼正位中壼
庚申令 上嗣服尊爲 王大妃 上與羣臣遵國
典議進尊號 后曰 先王不受號以至慟在心也
未亡人受之於 先王精義何羣臣悅服終 后世
不敢復請辛巳三月初九日己未陟于昌慶宮之慈
慶殿春秋六十有九有司上諡號曰孝懿徽號曰睿
敬慈粹前冬大臣禮堂言再明年 慈齡躋七旬禮

當有賀其歲壬午也不可稱慶請於明年進行賀儀
及元朝 上率 世子百官上表裏陳賀未幾昊天
不弔 慈躅永閟嗚呼慟哉先是國人以 健陵兆
不叶吉爲慼及是詢謀僉同乃相地于 顯隆園之
右坐子之岡治方中爲同穴之制擧緬于 寧考而
后祔焉 陵仍舊號實是年九月十三日庚申也
后姿性孝仁恭儉平生無疾言遽色自入宮之初至
于末年雖屢際艱難之會持躬處事不失其常非至
德曷與於此壬午閏五有命 惠嬪及 后各還私
第 后不願處私第願隨 尊姑所在 英廟聞而

嘉之事　莊獻世子纔五朔而語及輒泫然侍側者
初謂適然旣而仰質　后流涕曰予偏被止慈之恩
寧可以服事久暫有所加損乎奉　惠嬪怡愉洞屬
常若不勝而當庚申大喪夙夜不解衣以終三年至
事　嬪則以　寧考所以事之者事之罔敢少懈大
享及近代忌辰常明燭坐齋以候禮成之時而後寢
私忌亦然雖在靜攝中未嘗或廢也與二郡主友于
終始無間淸璿殁　后悲悼不自勝眷撫其子女有
加　惠嬪旣薨則閔恤本家人常爲周旋於　上而
視舊宮人恩義周洽俾各得所焉幼時與諸兒戲或

掇生草 后曰草長如許何可折取以傷方長之生意乎其及物之仁已自髫齔而然也喜怒不形於外恥言人過雖所嘗賤惡者開心賜顏辭敎由中戚屬有失未嘗遽加誚責淵默不言俾自省悔當之者輒云慚悚之情甚於受罪和緩主狡險常陰阤 后終無幾微色其敗也憐其有霧露之患其死也加賻襚以庇其喪對外家人語不及世道朝象人物臧否每以私家恩澤爲戒壽進於義二宮雖有羨餘未嘗有私與曰宮貨卽公物也非可以濟私親者自奉尤踈約服飾器用無可悅眼而常膳或不稱意左右請罪

司者則曰豈以口腹之故加罪於人乎中年　后忽
有候若娠　上喜甚擧國顒望設產室踰歲竟無育
至庚戌有慶大倫以正則顧復之恩義方之訓罔間
已出而視淑善主亦然我　殿下又敬愛篤摯融洩
之樂洋溢兩宮間慈孝之推有可以化萬姓而則百
世者矣　殿下聘領敦寧府事金祖淳女生二男長
世子次不育二公主長封明溫次未封一翁主亦未
封臣竊惟任姒尚矣從古后妃之稱賢哲者漢有明
德唐有長孫然玆皆處順而履常不失其令名若
后之聖宜天之篤祐而乃反憂患之險阻之梁舟六

十年殆未知至尊之可樂者豈天之玉成於 后也歟然而宮闈誦其德八域歌其化其視漢唐二后難易又何如哉臣昔常侍 寧考 寧考喟然曰 中殿眞國母也以 寧考之神聖其敬重也如此摯孰名焉雖然臣竊又敢謂 后之卓行固不勝書至於已庚間所以處洪嬪者庚申以後 慈言一不出於壼外者又非後世后妃之所能及知德者雖勘窮宙有餘芳矣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又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后皆有焉嗚呼豈非所謂至柔而剛至靜而方含萬物而化

光者耶嗚呼其至矣

徽慶園綏嬪朴氏誌文

嬪姓朴氏系出潘南新羅斯盧王之裔也有諱尚衷

高麗恭愍王時以道義顯學者稱之曰潘南先生本

朝追謚文正有子曰訔入本朝官左議政謚平度五

轉而有諱紹號冶川學問文章爲時名儒贈領相謚

文康自是以來蟬聯赫奕代有名宦派分支列咸爲

顯族五世祖諱世城當　肅宗時嘗斥尹善道權諰

官止左副承旨贈吏叅高祖諱泰遠牧使贈吏叅曾

祖諱弼履贈吏判祖諱師錫縣令贈左贊成考諱準

源號錦石判敦寧府事贈領相諡忠獻妣原州元氏
贈叅判景游女原平府院君斗杓五世孫　嬪其第
三女也　嬪以　英宗庚寅五月八日生　正宗丁
未被選　嬪號曰綏宮號曰嘉順今　上殿下二十
二年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厭代于昌德宮之寶慶
堂壽五十有三有司上節惠曰顯穆園號曰徽慶明
年二月二十七日葬于楊州拜峯山坐卯原寔　永
祐園舊兆之左也誕一男今　殿下一女淑善翁主
下嫁永明尉洪顯周　殿下二男長卽　世子邸下
次不育三公主長封明温一翁主初元夫人夢老人

跪獻一大珠光彩滿室旣而生 嬪幼有異質兒時
與二女兒同坐有虎突至庭二兒皆驚仆啼哭 嬪
獨徐步入戶若無所見人皆知其非凡 文孝旣卒
先王春秋已晼晩 孝懿后及和嬪諸御皆無育
上憂甚復揀名媛而 嬪居第二及三揀遂膺首選
上爲告 廟修聘宣誥具蓋仗迎入行巹禮貌之盛
古未有也常曰是不可與他嬪御同視當有以別之
及庚戌有慶 上遇愈重 嬪愈謙愼寅畏事 孝
懿惟謹處同列愈和宮中咸稱其賢 殿下嗣位志
物之養漸備已已 世子生 殿下追惟 先王之

遺旨推原啓發之濬祥命賤臣喩於廷於是時原任
大臣劄請隆奉而禮官議羣臣稱邸下時節慶賀中
外奉箋獻方物如儀 嬪曰是雖 聖孝所及於心
大不安也前年秋季忽有風痰之祟 殿下命藥院
設直宿已而少愈輟直請賀 嬪力辭於 殿下寢
之然患候輾轉沉綿遂及不諱竟貽我 殿下終天
之慟悲夫 殿下遵古禮服緦治喪事儀節多像生
殯于歡慶殿 御筆改園官號爲綏奉命有司輯都
摠府將返虞於是以寓居廬奠饋之義廷臣多言不
可 殿下堅不撓蓋 聖心以爲喪服者禮之大防

而人君之尊固不敢以踰名位者歷代之背經而見
譏於後世皆不得爲而不可爲者也若其儀文節度
之間得爲而不爲者非所以恔於心雖挧之於今未
爲汰也臣竊惟傳言非王者不議禮不考文李宸妃
之喪殯歛勸用后儀而朱文公載之名臣言行我
殿下處考文議禮之地折衷斟酌起於義而合於情
守經達權自盡崇報之道斯義也聖賢復起必不易
矣于以見大聖人所作爲出尋常萬萬也　殿下以
玄室之誌命臣而　嬪常言婦人安用誌狀我身後
無庸下行錄爲也故其日用常行之可以炳形管而

耀青簡無從而細考然其德盛而功大塗耳目而莫掩者謹述一二　嬪性度明達莊重平居寡言笑御下恩而有嚴服飾器用不貴珍奢奉　惠嬪克盡孝順事　先王罔有違言養　殿下衣服常用浣濯教導必以義方而自庚申後至今二十餘年保護　聖躬洞屬如不及日而忘膳宵而忘寢至於勞瘁而不自恤夫孰無止慈之情憂國之念而一段血誠苦心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者歷論千古殆惟　嬪而已噫德有以冠六宮功有以基萬世非秉筆者所敢私卽八域含生之所共誦也曷不休矣臣昔以簪筆之

任恭覲入宮之盛儀尙記當日我　先王歡喜之色
嘉褒之音歷歷如隔晨而老白首不死復値我　殿
下哀遑號霣之日忘其僭陋猥進幽刻之辭俯仰今
昔不覺涕淚之沾襟云

孝明世子延慶墓誌文

我　淵德顯道景仁純禧主上殿下卽阼三十年庚
寅五月六日壬戌　王世子以疾薨于熙政堂之西
夾室春秋二十有二　上及王妃號慟霣絕籲天無
階卿士大夫搢紳章甫莫不痛哭捫胸飮泣相弔曰
天欲喪我國家耶　儲聖已矣如國家何掖庭衛士

諸司吏胥滿城軍民輿儓婦孺亦皆仰首哀啼曰我
兩聖之至仁盛德而有斯歟天胡忍斯數日之間悲
寃之聲達于八域禮官据 英宗纂定喪禮補編請
上服斬衰三年 王妃齊衰三年是制也三代以來
歷代及國朝所未嘗行 上疑之引 先王丙午
文孝服制議命斷以國朝舊制禮官復攙 仁祖時
李絭金弘郁李敬輿言請詢大臣儒賢遂制斬齊以
上旣斂遷于歡慶殿成殯四日而成服越三日戊辰
賜謚孝明墓曰延慶廟曰文祜秋八月四日己丑葬
于國東門外道藏谷坐酉原 上命臣以玄室之誌

臣歷屢日悸恐不敢辭乃涕泣撰次如左謹按 世
子姓李諱 字 我 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殿下
之第一子我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王之孫
母明敬中宮殿下領敦寧府事金祖淳女也己巳八
月九日丁酉 世子生于昌德宮之大造殿先是
母妃有夢龍之瑞及將產彩虹起苑中流于廟井驟
雨作震雷有聲既生天卽霽殿甍繞五色雲氣至捲
草日乃散 世子犀角龍睛天表秀美宮中上下咸
曰酷類 莊孝王也卽日定號 元子壬申夏大臣
請早建 儲貳七月丙子冊爲 王世子受冊于熙

政堂行禮如儀始四歲矣丁丑春　上率　世子謁
太廟三月齒于學旣謁聖請業博士前曰何修而可
以爲聖人英音淸朗儀度儼若靑衿之圜泮水者萬
數相顧語曰昔聞我　先王入學時盛事今幸復覩
也己卯春三月壬子冠于慶熙宮之景賢堂冬十月
壬寅行嘉禮豐壤趙氏判書萬永女今　嬪宮邸下
丁亥七月十八日辛酉誕生　元孫以今年九月將
冊爲　王世孫未及期而　鶴馭賓矣嗚呼痛矣辛
巳三月　孝懿王后禮陟　兩聖在哀疚中　世子
左右寬慰勉進粥飮壬午　綏嬪喪亦然癸未　上

命大小殿座及臣隣進接 世子侍座是年冬 上
命 世子攝行 太廟冬享自是 廟社宮享一皆
攝行丁亥元朝以手筆下令于春桂坊曰余年今爲
十九春秋矣只知燕閒之爲樂不識典學之至重荏
苒之頃已過許多日月自顧其中不覺其悚然而懼
赧然而愧今當月之正日之元矣頓變前習之悠泛
將務猛省之新工惟我兩坊宮僚各存飭勵之戒克
懋陳勉之義二月乙卯 上命 王世子代理是日
上行賓對仍下備忘記曰予自辛未以後多在靜攝
之中雖或粗安有時常致機務多滯國人之所憂卽

予所自憂也 世子聰明穎睿年漸長成邇來之侍
座攝享意有在耳遠稽有唐近法 列聖代聽之擧
予心已定一藉分勞以便調養一使明習以達治道
宗社生民之福也咸造在廷爰告大計於是時原任
大臣入見 上曰 殿下今爲無憂之文王也遂請
庶政庶事以乙未故事爲準 世子三上疏辭 上
答曰予勞爾代卽亦天道之經予豈非經之是蹈乎
敬之哉四勿修身之本九經治國之要克勤克儉不
作無益視遠聽德用孚于人心越十日甲子 世子
受聽政賀于重熙堂旣受命勵精圖理不遑寢食朝

野延頸拭目申夜巡之禁飭坐衙之規嚴監守之法禁科場之弊以都民休戚攸關誡銓曹選擇司寇京兆官監司閫帥守令之辭陛者皆勉諭而遣之復命者皆引詢弊否文武臣漢學儒生講製輪對官召見皆以日次周廬衛士較試演肄亦皆躬臨而閱視中外獄案及士民上言雖多必先躬覽而付該司或直判而下之以爲常九月辛亥上尊號于　主上殿下曰淵德顯道景仁純禧　中宮殿下曰明敬親上冊寶戊子以　母妃春秋滿四旬二月壬午進爵于慈慶殿　兩殿同臨以受慈孝融洽祥和之氣溢於宮

闈是爵也不欲煩度支自宮中措辦以行也明年己丑 聖上寶齡亦躋四旬二月癸丑率百官進饌于明政殿行九爵禮越三日又進小酌于慈慶殿仍行內宴是時大司憲朴綺壽上書論女伶入禁中有陳戒語遂以此被謫未幾宥還翌春擢爲刑曹判書下令褒其直國人大悅秋令八道道臣搜求賢才之隱淪者冬誅愼宜學蓋宜學陳書內欲傾陷搢紳而外藉 先朝五晦筵敎以眩惑人心也庚寅春 世子請改摹 御容大小二本既成 世子手書標題與書香閣所奉舊本移奉于奎章閣之宙合樓象胥自

燕歸購進皇朝實錄四百餘卷 世子令閣臣閱其編次匣而奉安于大報壇之奉室自四月旬後 世子有微恙己而忽患咯血旬日之間証形屢變方藥莫奏其效祈禱未獲其靈五百年磐石之宗一朝凛乎如一髮而君臣上下有餘慟矣嗚呼寃哉 世子聰明過人四歲時西賊平捷報至 世子方哺乳舍而笑曰快好哉姆問何故答曰盜己擒豈不快好其穎悟類此及稍長人或以國朝 列聖盛德仰質曰如某事某事 邸下亦能之否乎輒曰能孝友根於天性 聖上雖鍾愛無比而常存敬畏不敢有所恃

焉雖嬉戲嗜好之事　母妃禁之則止青陽府夫人卒　母妃處別殿哀毁甚往往至暈絶　世子流涕徒跣持湯劑憧憧將護設幄殿門外不復歸寢室及公除　母妃謂　世子曰吾與汝相守月餘今當歸次不禁悵然　世子對曰是亦何難小子當慰　母之心自是朝而省夕而退昏而定漏盡而退者數月大君生　世子奇喜日撫視曰吾弟何時長如我及夭愴惜不自己視諸妹無貴賤之殊而明温主齒相比故情尤篤永温主朴淑儀出也生而多病語不能了常憐而撫之其卒也　世子驚悼垂涕曰其慈母

情境尤可悲也寬而愛人與羣下接氣仁而辭溫卿
大夫及宮僚之親近者多字而不名視民如傷聞蔀
屋窮苦之狀輒怛然有不忍色嶺南湖西饑大發帑
贍其賑資北路又大水令船關東嶺南穀以賑之南
北無捐瘠者每飯有墮粒必自掇呑或使侍傍者食
之曰天賜不可慢也嘗使工繪耕織於屛以寓稼穡
艱難之意於祀典尤致意自皇壇　太廟以至社宮
之享齊明承事必盡其敬周旋登降拜跪唱贊之節
尊彝鉶豆溉滌陳設之事金石絲革腔調合止之數
佾羽之容絃歌之詠靡所不嫺靡所不審祼薦旣畢

猶穆然在位以䥴徹也自去歲非上服不近緞綺衣
襯悉用紬綿旣而 世孫着斑衣有緞品 世子見
之曰稺子何用緞況余所不服乎亟令改之嗚呼臣
以肺腑之親老白首不先蓐蟻含哀茹寃欲以區區
筆墨摹畫明兩之遺光賜非木石獨何忍哉今所摭
載皆國人聞覩之所及而惟是服成之日我 坤殿
哽咽而語臣曰 世子仁孝好善之性淸明特秀之
姿非短折相天乎何忍 世子近嘗從容謂予曰往
事多可悔矣平日信人如己近覺其不然世人皆各
爲其私非眞爲我者小子從今欲絕去舊習正心讀

書也又對侍官指所刱屋而歎曰建此欲何爲使予
心如今日昔必不建矣卽此可知其賢明天乎寃哉
豈天年止於此乎抑憂勞國事以促其壽乎天乎何
忍臣承聆未畢亦失聲掩抑煩寃不自勝而退旣又
伏竊思惟盛矣哉我　世子仁孝淸明之質毓德春
宮垂二十年令聞日播謳歌日歸重華之攝克協人
情區域之內被其陶冶宜若無待乎加勉而惟其不
自滿假之意自與書所稱檢身若不及孔夫子所謂
一日克己復禮者心法相合苟非天縱之能顧何以
與此哉若使天假年壽成就其全德固將爲堯爲舜

比隆三代而今不可得矣天乎寃哉天乎寃哉雖然
心法之傳無遠無間異日我　世孫屹然成人傳此
心法之妙繼而述之擴而大之得比於堯舜之爲聖
國家萬億年靈長之福實基於此而我　世子未卒
身敎之心亦將無憾於穹壤冥漠之中矣嗚呼惜哉
嗚呼痛矣

左議政李性源不允批答

日下屢百言渙綸謂卿志之可挽朝上十五度巽牘
慨予誠之未孚須體敷心之辭亟斷奉身之請民國
之訏謨有賴政急輔相之殷須廟堂之協贊無人寧

容老成之許退艱虞溢目方丙枕之靡安經濟關心况台席之久曠雖政令咸熙之日大官固自不輕在宵旰獨勞之辰重任豈可遽釋胡忍愼節之无妄有此辭巽之太過朝象邦猷非但可憂者一雅望隆眷矧無宜去之三我不捨卿卿忍棄我休戚與共顧卿心自異他人機務多壅而予望必待賢輔言實由中禮非假外於戲莫曰疾病古人盡鞠躬之誠論以行藏大臣無潔身之義所辭宜不允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王世子敎命文

王若曰樹適正名乃萬世經常之道早諭豫建亦三代治長之謨爰擧彝章載貽哲命咨爾元子姿表秀異稟質英明固知篤慶而生休祥屢著不煩遇物之誨智思自開屹如巨人儼乎儀可象而威可畏根於天性藹然敬惟長而愛惟親諭善僚屬之官遵 先朝寡藐是敎勝衣趨拜之狀喜今日謳歌攸歸身雖在於孩提基實鞏於 宗社處地無間於己冊擬盛典之姑徐人天叶吉於是年致有司之固請深軫繼體之義庸答延頸之忱玆命爾爲王世子爾其保赤子之心通孝經之旨雖昔生知之質必資問學之功

矧玆蒙養之端宜服義方之訓定省溫凊子職不求
於他寅畏嚴恭家法相傳以是奇玩毋近於左右志
氣彌新賢士常接於宴閒便佞自遠始乎九容四勿
之戒習與性成終焉二帝三王之治躬行必得於戲
夙興夜寐罔或墜於誨言日就月長庶永躋於顯德
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世子嬪冊封敎命文

繼正體以爲大本國莫尊於貳儲配元良必俟邦媛
禮莫謹於六聘天作之合地道有終念惟主鬯之賢
允係率土之望學序齒而咸加服昭聞以萬邦之貞

家次身而觀厥刑好逑宜百兩之御不有坤厚之象
曷媲离明之輝咨爾冠冕華宗珩珮令質吉慶祥善
積厥世而集于躬貞靜和柔得諸性者著於貌筮窈
窕而載協咨卿士而罔違肇啓百福之源聿修二姓
之好玆遣使云云爾其式欽寵命益懋徽音家人聘
納之占女正內而男正外葛覃后妃之德富能儉而
貴能勤逸欲驕敖習不可長恭愼慈惠化乃自行相
閨閫匹庶之微猶有須於交愛矧　宗廟神靈之統
伊敢忽於共承於戲思媚思齊本孝敬而匪懈得名
得祿俾昌熾而無疆

奎章閣提學鄭民始敎書

王若曰設內閣十五年于玆置提學八九人而已難愼故選極當世視遇則禮同家人望重騷壇必藉弘藝文歷職班隆秘府專掌內外閣兼裁夫豈以一條冰銜徒侈觀美之具蓋欲使五色華筆庸裨右文之治惟其有諳練之才方不愧簡拔之寵矜式一院毋忝唐瀛洲之淸嚴考課三旬益勤明文淵之講習

藏譜閣酌獻禮祭文

於戲盛德巍乎蕩焉運之如神覆之如天曾閔躬行精一心傳恭儉寅畏五十二年靈長肹蠁啓後光前

式至于今樂利親賢小子疇昔西闕是遷是維　聖
蹟觸目悅然踐位述事慕永思虔載瞻舊邸寶閣有
淵　八彩煌煌如日舍軆庶幾悅豫咫尺周旋庸伸
羹墻承饎吉蠲畀我戩穀歆玆觴籩

四忠祠致祭文

曰維四忠卿寔元老心丹髮白受遺　肅考　宗社
在辛杌隉不安卿矢一死如砥障瀾曁三同德力贊
大策國存身殲凶人罔極功宥十世忠炳萬禩民志
大定永賴國是胡彼懷慝敢售迷藏闈討並行大義
彌光兩裔蜚英適際此日瞻彼江祠愴喜交切曷予

示意羞芬醴馨是歆是感不沫其靈

右金忠獻公

昔在辛壬主鬯靡托乃協金李共贊大策彼敦與含
或啗以怵卿乃毅然賁育莫奪捨魚取熊別族死友
大義之明可牖婦孺國有今日緊誰之功翼翼江祠
萬世表忠比忽匪類欲售熒惑王章不泯載闡載斥
何幸新㭬得卿之胄故家典型亦忠獻後伻官致侑
喟予興思卿如不昧庶歆茲卮

右趙忠翼公

昔我 明陵睠言遺憂簡之在廷必勃安劉惟是忠

文實仗其節正色立朝昭融密勿彼羣不逞射影吹毛卿履坦坦不動一毫四老同心贊決大計偉哉成仁辛壬之際忠貫日月功奠磐石國到于今伊誰之力彼何人斯自干王章敢思疑眩多見不量兩家聞喜神理同慶伻官奠酌俾世取正

右李忠文公

嗚呼忠愍尙忍何辭片言折姦一身蹈危痛彼凶徒百計伺釁卿時正色處艱愈奮惟辛贊策竣事上國之忠之功永奠 宗祏視死如歸固卿之心受禍偏酷天理靡諶大義一揭萬世日星江瀆有祠四臣妥

靈予嚴國是罔敢或忽近玆處分亦曰繼述兩裔策名宜其與榮伻侑識感有馨其能

右李忠愍公

趙忠翼公泰采致祭文

念昔辛壬運値陽九天傾賴扶誰任隻手曰維四相丹心皓首同贊建 儲愊于凶醜視卿卓然將多三叟敦舍之慝乃億乃耆不爲威怵不爲利誘爾與爾邁我須我友一正一邪忠逆自剖腕以義斷身豈私有四海悲吟彌著其守一時忍痛千世在後生處巖廊望重山斗死存 宗祏名並高厚聖亦有言仁成

義取剛大如卿實尠匹耦　皇祖憖卿每言孔疚以
闡以褒　寧考有受煌煌國是大定百年萬人咸瞻
江祠鬱然夫何殊域書籍流傳壬獄誣奏抄載其編
昔何因循今也驚顫痛彼凶徒幾售漫天僉謂亟辨
不宜少延撰辭明正冠蓋翩翩彼覺其謬如撥雲烟
許我刊正旨意特宣始懼靳請憂心悁悁終獲快伸
天理不愆肅肅兩室申告既虔今日何日愴與喜纏
餘懷耿耿睠卿四賢陟降雲鄉應共周旋爰遣近臣
薦以觴籩昭哉歆予以慰九泉

忠壯公崔孝一賜祭文

有一奇男無雙國士以陪臣微爲天子死名留亘宙跡載汗史樹之風聲垂千萬禩其人爲誰忠壯崔公馬山之西鴨水之東其生不偶鍾靈于中八尺之偉萬夫之雄危譙奮劒眼空虜騎中流擊檝誓送漢師在人則難於卿實易嗚呼壯哉辛巳之事維時蛇豕荐食堯封遼樹塵暗瀋波腥濃屬國顚播列鎭雍容卿獨奮袂矢心除凶帝惟父母臣罔內外一部春秋尊攘義大訣我同仇歌閟酒酹颯風直指燕齊之會嗟登之陳褒如其聰唉寧之吳甘心爲戎人豈遺策天實惎功遂保南冠永號軒弓熊熊毅魄左右在帝

風馬雲旗倏忽東戾丹青古廟苾芬新祭灣之士女
載笑載涕屹彼壇壝同志之徒彷彿當時綢繆雄圖
事或有待靈亦不孤緬言興懷載以清酤

皇明義士白大豪等二十二人賜祭文

撥亂之義攘夷莫大殺身之仁殉國爲最昔崇禎季
丁陽九會遼瀋千里腥塵晦昧粤我東藩時亦顚沛
力屈智困倫彝孰賴賴彼七士奮義而號號而孰應
有白大豪暨二十人矢心同袍雄圖烈氣風凜霜高
未摧虎口旋擲鴻毛天實使然奈彼英髦一死堂堂
溝瀆莫比名之或湮史實有恥嗟嗟毅魄餒而幾禩

予懷匪風睠言鴨水顯忠之傍新壇屹起籩實既潔斗酒孔旨魂兮歸來相率安止永配崔車萬世匹美

祭文

獻敬惠嬪進香文

於昔　莊獻正位　貳極宜家之慶合維天作天作如何豐山奕奕奕奕發祥窈窕而淑　皇祖曰俞佳婦予擇貞明有孫我家之福甲子元正載冊載覲其儀孔多百兩命服夙興夜寐祁祁肅肅盪盪其心奉盈執玉飛龍叶夢居然震夙篤生　寧考聖知天迪乃迪乃保乃濟鄭棘由監履尊奉以八域惟恩惟義

禮殺誠篤二十四年愉愉屬屬我　王善繼不匱無
射含飴若初曾孫克嶷自我縣䏶垂千萬億嗚呼曷
其形容　慈德摯云胎敎姜稱巷伏性盡人倫功大
宗國曰髦曰期彌驗必得理伸氣屈其如天亦瞻望
景春雲軿忽邈　宸慕窮昊國人增廓僉曰愼終不
忘在昔禮緣情起有據非臆大名旣揚徽音永閟六
宮安仰彤管曷則欝欝花岡　莊獻攸宅合封其制
寧考是度靈辰莫淹不遠其卽卽焉相望　健寢在
側衣冠出遊陟降朝夕人間無戀天上有樂伏念某
等猥忝禁臠久濡　慈澤追先感今哀塡肝膈跪敷

爲辭有淚滋墨一瓣誠香敢冀昭格

健陵遷奉進香文

赫赫大東　太祖廓只郁郁乎文　英陵作只作而貽厥奕葉炳只天鑑肖德維申命只命我　寧考巍巍君只若粵高宗中世殷只其君維何作我師只師又育之父母慈只惟天蕩蕩昭昭多只無臭無聲視聽那只人亦有言信難諶只面稽顧諟　寧考欽只惟民有烝戴元后只勞來匡直庶且富只在昔明哲懋所好只朽索六馬　寧考保只惟祖暨宗繼序皇只玉條金科方冊煌只法焉迪吉愆乃蹶只墻而羹

而 寧考率只惟孝行源卑尊達只寢膳温凉及疏節只事亡如存繼述恪只是曰盡倫 寧考篤只惟學于躬素爲絢只師古有獲否墻面只行遠升高不已進只溯于千聖 寧考敏只惟文載道發爲章只經經緯史百家昌只博以約之純粹精只倬彼雲漢寧考成只惟體天秩自我庸只復則爲仁違不恭只三百三千不可選只聚訟之門 寧考辨只惟樂本和音諧風只禮以節之乃疏通只非鍾鼓云放鄭聲只今之由古 寧考明只惟刑弼敎期于無只執懋丕蔽執泣辜只曰宥曰辟懲勸壹只監于茲祥 寧

考恤只惟政懋哉天工代只萬幾惟日九經又只推
之家邦達仁聞只地道敏蒲　寧考勤只惟祀孔明
忠信先只手社于廟于羣徧只芬苾羶薌肹蠁歷只
必受其福　寧考嚴只惟戎自古不得已只克詰張
皇周詰矢只止戈曰武干羽彬只帝錫勇智　寧考
神只惟春秋義數十彰只黜僭存王夷狄攘只道之
不行空言隱只日暮途遠　寧考隱只惟才在人譬
山木只薪槱樑棡各攸適只明之記之鼓舞又只思
皇濟濟　寧考有只丕顯　寧考穆然思只禹儉湯
敬文緝熙只望道未遠陋漢唐只恭惟二紀祼馨香

只雲龍風虎亦及都只百世等王盛莫伍只嗚呼湑
灘弓劒遠只至治人願天實反只點雲過空日月茫
只遺庶吞聲於不忘只欝蔥維華　莊獻藏只自楊
是遷孝思光只以拱以衛大厥城只乃城乃闕乃錫
名只名之顧義遲遲臺只亭未老閒堂老來只千乘
無樂慟紆深只睠玆菟裘薄慰心只心焉未遂儀設
象只凡百臣子忍緬想只茫茫堪輿卜云害只國人
大戚憂玩愒只今歲何歲　太母賓只哀腸如割舊
創新只維古之改職灤謟只維今之禮神人悅只前
和復見陟降邇只萬咷倞倞若喪始只抆血數秪庶

衷告只告言無從奈冥漠只蜿蜿新岡天所慳只如
翥如蟠重巒環只會祔孔善依園扃只千秋萬歲
寧考寧只伏念臣等恩荷肉骨義休戚只一瓣薦誠
尙昭格只

孝懿王后進香文

嘲古家邦造端無疆不有坤厚安承乾剛於穆 太
母名門毓慶俔天維德克配 寧王孰作厥配 聖
祖定祥定祥維何雲漢煌煌維昔 明聖功大 宗
紡沙麓衍筮五世其昌樹敷原華室盈奇香天休物
瑞谷注川汪錮函綺綬甲觀畫堂有紞翼翼有珮鏘

鏘自嬪于京令聞孔彰若彼有莘纘任媚姜龍樓寢
問鶴禁膳嘗執玉奉盈有溫無莊　三宮融洩太和
溢洋　君王室家福履攸將胡壬之閏不弔彼蒼未
堪多難亦既蒼黃尊姑是從歸寧不遑　聖惟盡倫
乃視其臧有恤　閟宮興言泚眶五朔依依終身皇
皇奉我壽母服勤無方左右取用百行之綱既正長
秋展也黃裳陰功資生一初有光彼綠衣者有兄無
良內藉城狐外挾轂羌毒手凶肚敢干天常三精晦
蒙羣吠猘狂維時坦坦若履平康思古無訧瓚罍彌
長天心無私善慶淫殃百怪自消如雪見陽二儀載

清太陰輝揚萬姓咸仰一德莫量嗚呼庚夏萬事滄
桑保我　冲辟茹痛忍創有徽斯號議在周行非自
今始國有彝章流涕以拒曰予未亡　先王精義不
敢墜忘千乘隆養二十星霜言不出壼慕則見墻泌
園推友濯龍戒荒醎酸自適汙疾皆藏練裙著素彤
筆播芳惟明暨文豈專漢唐歲廻迎渭禮舉祝岡大
德必得理非蒼茫云胡一夕寶婺淪芒雷歡方殷雨
泣忽滂衣陳翟褘塵闃蘭房煢煢我　后深墨哀傷
瞻彼汾陰曰維雲鄉鬱葱新阡不違伊傍灤遷載卜
魯祔將襄迮有漢舟宛古湧湘三秋松栢霜露其凉

園寢孔邇陟降相望萬年大東累福穰穰遊遨臨欄
訴欲排閶伏念臣等跡忝懿戚慟切如喪陳辭薦哀
冀格洞觴

孝明世子進香文

恭惟 邸下邦之元良貳極正位兆民係望昔我
寧考中身陟方艱大之業遺我 嗣王王在冲齡夙
夜不遑國勢孤危憂虞未央天心眷顧慶延 宗祊
太歲在巳流虹呈祥誕彌邁稷不遲如湯神人攸托
嶷然非常龍鳳之姿金玉其相聰明孝友天賦日彰
四齡蒼邸典冊斯煌殷適周統于古有光維丁春三

齒序于庠執經就傳音吐硠硠容儀儼若疑問審詳
靑衿圜橋萬目如墻梁舟不顯俔天媚姜赤舃符兆
居然弄璋撫頟含飴昕夕置傍一堂 三聖百世熾
昌我 后卅載儼垂衣裳篤恭克儉允迪平康堯年
未倦舜攝彌章大計獨斷遠邁漢唐手疏籲衷字如
截肪三讓黽勉受賀于堂任重托付志專對揚明明
聖訓造次毋忘萬機思攬靡遺毫芒若裘若網乃領
乃綱以勸以董克寬克剛百僚率懾竭蹶踉蹌奕奕
廟宮有事孔將儀飭音審豆潔樽芳蒼圭嶷嶷葱珩
鏘鏘不愆不懈既肫又莊政擴仁端源混炎煬齊民

抱苦若恫如傷南饑北祲竭椿傾棠申告長吏蠲爾
逃亡報我大德天地莫量鏤玉於牒頌斗于觴禮隆
誠切邦籙無疆慈孝兩至滿庭顒卬蒐羅既廣庭衢
八荒懷我好音海納藪藏邇咏椓罝遐翹蟄場葱葱
欣欣濡雨向陽日月駸馳慨憂以長道豈違人覺自
無障芬華永閣經典在床一日克已仁聞洋洋 徽
園寶甲奄週星霜將展于宮 聖慕皇皇翟褘綺綬
金根成行 鶴駕陪 鑾指日戒裝豐嗇泰否夢寐
何嘗云何不弔羅此酷殃嗚呼无妄一旬蒼黃侍我
列聖倏賓雲鄉 兩殿貽慽疚哀纏腸嚋依嚋述人

世茫茫萬姓奔號何減如喪曰少須臾有願莫償盛德不遠仁風不颸囊藉磐石今子苞桑安危脩短果孰主張呼不我聞莫莫昊蒼伏念臣等依光离舍厠跡椒房侍疾無狀煩冤慟創玄駒未蕣靑烏逼襄抽肝血泣祇薦瓣香

果川縣社壇祈雨文

於維縣社作我民主民之受康神施斯普粤若神羞則民有苦民今喁喁寧莫聞覩夏季徂秋一靳膏雨朱魃肆虐爍石焦土旣痒稷黍又損秔稌吏非循良咎矣神怒欸彼無辜何生以怙薦我誠忱潔我牲酤

神之有福降不旋武一霈三日原野洽溥

青溪山祈雨文

欝彼靑溪拱玆南充厥有靈神以雨以風有禱則應有感遂通今玆亢陽原隰攸同四澮旣涸衆稼如烘油雲乍黑杲旭旋紅譬彼洪爐點雪其融民將曷粒不于壑中彼實何辜願言心恫神之邇止聽我克聰畀我沛然膏之芃芃回歉爲穰將誰之功

冠嶽山祈雨文

大江之南嶽以冠名具民之瞻神都之屛雲嵐興沒洞岫渺冥地旣云佳神亦孔靈佑我邦人維千萬齡

以憑以應若影與形嗟今之旱野旣無青何補漏雲霂切瞻星民如靡遺神詎獨寧自天其覆自我其聽興之祁祁洽彼四坰我精旣皦薦此苾馨

送痘神文

太歲維旃蒙赤奮若仲春之旬有五日我　聖上維時患痘二日而發三日而脹又三日而膿又三日而痂國俗敬痘之神方患事之甚謹旣患有送之之禮宮中故事尤以是爲重於是餦餭糝餌怱臛腒胾淸酒百壺雜肴以羞神具醉飽憑于巫陽乃編白茅裹糗與糧文馬綵幣載祖其行曰神之來去無朕無莫

不覩不聞不可得而度思然謂我徼福于神則樂莫樂焉恭惟我 聖上承丕丕基天地神人罔不主之上帝之所貽陟降之所綏百靈仙佛爲之護持八方臣庶頌以同辭痘之神不靈則已靈苟有焉其效厥靈也亦宜猗歟休哉自 聖躬始患首尾十數朝晏神氣寧靜不憒不亂寢興酬接與常無間 聖人之質體乾以健太平萬歲之慶如執左券若夫始發也燁燁然如砂之英旣脹也瑩瑩然如珠之明膿而向熟則如蠟之帶蒼痂而將落則如葡萄之含紫光斯皆醫家所謂痘之聖者而兆之吉祥則非人力之使

然神果靈矣而功不可忘也今資神以舟車導以之東之西之南之北惟神所欲水歟陸歟神乎焉食神乎神乎我　聖上法天之仁建皇之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庶民神所識也維神克體我　聖上慈育好生之德俾我百千億士女獲逕今日之餘慶則神之惠又將世世而不泐神乎神乎尚明聽無忒

寒泉書院賜額時告由文

先生之作斯文有光先生之沒百世道長於惟先生厥稟超常水月之精雲錦之章弱冠蜚英遭際明良名與道隆行以時藏大鼎絲扶洪流砥障嶒然高風

立懦瞿狂奉身東林纘承紫陽一變之勇若鳳高翔洛濂泗洙横縱津梁心慣眼明坦步康莊天人一原擇精語詳春雷發蟄司南指方尤門潭奥入室登床玉琢其温金淬其剛允矣君子德音不忘睠玆寒泉七分在堂俎豆晠禮詢謨其臧龍光自天璇額煌煌造我青衿中告洋洋於萬大東斯文之慶

祭玉壺洞土地文

白岳之山巖巖其巔既支既迤載秀載姸惟玆玉壺是小洞天口呀而決腹恢而圓古楡中立十圍翳然彼哏蚩蚩蕪不隱焉叢禱瞽祝瀆褻靡虔昔我來遊

歎息言旋今我問舍顧笑翩翩芟刜鏟夷構固築堅或瓦或茅凡數十椽室庇風雨庭棲雲烟携我婦子速彼友賢以偃以仰以食以眠以誦以射以歌以絃以時逍遙以期永年地豈終閟人自有緣緬惟土地主德司權居此之處慶福流宣神人相依其理不忒矧我胥宇邀惠實偏詎不祇報穀日是蠲奠我酌醑薦我豆肩神之格思肹蠁連蜷蟲虺遁藏草樹茂鮮谷潦不汰四鄰安全是賴神賜逝敢忘旃綴辭伻告齋誠惓惓

祭井文 鑿拓石壁下小井

允美玆壁太華之經白嶽是拱紫垣于屏若騰卷首
如飛張翎霧雨所蓄神祗攸庭內孕玄精閟其金扃
浸潤滲漉非瀵非泠居民承飲剏象井形圍董容匏
窪未沉瓶我營溪西萬松環青丘甃愜性永矢順寧
獨惟名泉多散少渟澤彼未溥匪源不靈一朝廓之
影雲涵星就高以食低可瀠洴運思既審輿誦又聽
將試榷鑿吉日維丁潔粢有饋斷遠葷腥抽誠載筆
心薦清馨非敢好事震瀆冥冥實廣神惠流千萬齡

祭旗幟文

聲名文物之煥然敝予改作聰明正直而一者顯爾

威靈工既告功祭則受福惟我訓局旗纛之制實是
戚氏韜鈐之規淸道爲導金鼓發號豹尾决期列關
馬温趙王而威目高招主兵八角分維五門居正暨
龍虎蛇龜雀而辨形或竪或伏或颭或摩肅制三軍
之命有生有尅有開有合爰握九宮之奇顧製造歷
日月既多而物色爲風雨所壞圖象黯昧懼憑依之
不安軍容彫疲嗟觀瞻之頓减雖轅門操練之用固
宜鮮明矧車駕陪扈之儀寧用苟且肆軫舍舊圖新
之策克致設此建彼之休幅面之雲錦霜綃裁成五
色組繡桿頭之鐵鋒珠絡裝得十分莊嚴井井央央

壁壘之精彩爲變赫赫焃焃翕神之光怪自騰乃涓令吉之辰祇舉禱賽之禮吹我大角擊我鼉鼓士皆齊明薦以剛鬣酌以兕觥神具醉飽我兵克詰佐王靈於太平干戈永韜遐冥佑於匝域

送痘神文

日吉兮辰良鐲廣庭兮載豆觴皎皎兮余誠睠靈旗兮在中央攬神德兮世遠昉周秦兮孔彰並造化兮嚬笑乘二氣兮周八荒神之來兮自西路修敻兮渺茫崑崙兮截霄流沙兮無梁踔赤縣兮曼衍降青邱兮相羊九關兮五雲邃覽德輝兮紛煌煌歘百靈兮

呵護遶罘罳兮度倉琅允無間兮無覯效吉慶兮洋洋屬南至兮初元體乾健兮日康丹砂發兮靈苗蚌珠滿兮瑞光捷靈應兮如飛洵聖神兮無方既連蜷兮三三倏神思兮故鄉旖旎兮虬蓋翩躚兮霓裳敲靈飆兮爀爚導前路兮城隍神有睽兮不可思神有睍兮不可忘此邦人兮飫德胥欣欣兮于將張雲幔兮甲夜肴羞錯兮桂醑香糾菁茅兮爲橐褱粉餌兮爲粻眇虔精兮跪敷又申之兮乘黃紛總總兮肸蠁既醉飽兮將翔掩翳兮燎燀語星星兮憑巫陽環箕封兮數千隮壽域兮日舒長演範疇兮斂錫嬉華祝

兮陶唐𪋻神祗兮驅癘沴民不札兮年穀以穰樂莫樂兮神所勞於萬年兮頌無疆

祭從兄歇菴先生墓文

嗚呼世之言兄弟從兄弟者自生民已然自其所同而言公與我之親亦無異乎人者自其所不同而言人之有從兄弟之親者又孰如公與我哉骨肉之所分血氣之所通其親冞近則其愛冞深此天理之自然而人人之恒情若夫不言而相喻不苟而相合動則不疑其行居則識其所安貌雖疎而心如印者又不可以骨肉血氣之親而得之此公與我之得之恒

情之外而葢千萬人而僅有亦千百載而一見者非過語也嗚呼公我師也正直無邪公之心術也子諒通明公之稟質也眉目淸秀骨體凝固公之相貎也和嚴兩著有弛有張公之氣象也不以學問自居而識可以衛正道不以智能自衒而才可以濟蒼生公之全德大用也凡此皆公所特出於其類而不肖所悅服於平生者也若公之生天必不偶及其沒也年壽纔踰於中身功用未究於斯世知之者雖有遺悲不知者竟不被澤此不肖所以不能無憾於天而有結於腸曲者也嗚呼公過愛不肖常奬之以王佐許

之以知己不肖之自知固自謂不近於所奬不肖之知公亦自謂可勉於所許師與知己非人人所可相與而乃出於公與我之口則其感應流通之際又豈他人之所可窺言語筆墨之所可形喩者哉然而幽明路隔典型寖邈峨洋斷音萬事都宿公雖乘化而返眞我實安放而疇依後死之慟秪自積於人間而已矣嗚呼公之幽宅卽公所自卜也緬想神理亦旣靜安不肖不敏十稔之間不得一來省拜其不負公之大而自罪之深乎今年卽公以降之舊甲也不肖不得登公堂而稱壽餝顧乃携薄具而奠公墓豈伊

昔夢想之所或及也嗚呼慟矣嗚呼不肖之心卽公所知惟是人之立命貴有究竟而心有所疑於何爲質神以誠隨理有不誣公如有知其庶鑒我而相我也否嗚呼悲哉

祭烏山金公弘運文

維歲次庚午七月癸丑朔二日甲寅原任吏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奎章閣檢校提學永安府院君安東金祖淳謹以鷄酒之奠告于烏山丈人之靈曰嗚呼公之歿已再朞矣哭公而悲者凡有幾人其幾

人者皆平日受公之知而亦足以知公之深者耶不知公而哭之者爲徒哭不受知而悲之者爲徒悲祖淳不佞其哭公也雖後於人其悲公也有甚於人則亦豈無然而爲也嗚呼公之孝友敦睦可以勸世之父子兄弟而世莫知也幹能廉約可以勵世之居官守職而世莫知也窮而不怨貧而無戚可以矜世之不安其分而世莫知也世之知公者特不過詞章翰墨之末然國俗陋隘終使筌鏞黼黻之才黃馘而無所施世之知不知雖無損於公之爲公自其知公者觀之安得不無憾於命而有憾於私嗚呼祖淳之不

才而得辨乎魚魯之疑者卽公發蒙牖迷之力而有不見見必以古之道爲勉者蓋三十有餘年于玆公之愛我也可謂當世一人祖淳之受賜於公亦豈云有涯也祖淳每爲一文一詩未嘗不質諸公而公輒被酒朗誦曰此新文也新詩也嘉賞之意溢於色辭政爲其文與詩之有自來也噫公之鬚眉聲音吾眼乎森然吾耳乎硠然而今也升公之堂入公之帷觴焉而公之醉不可復覩讀焉而公之笑不可復聞不有慟乎不于公而于誰嗚呼公之文章蓋亦天才淹博富麗獨命古規不自珍惜散佚略盡殘簡爛篇之

遺於篋笥者纔爲數十百篇此不足以見公之全然後死之責亦在於斯異日肆校效勞剞劂告功亦可謂使公不朽而報公之辱愛者耶吾未敢知之也悲夫悲夫嗚呼哀哉尙饗

祭亡子婦贈貞夫人海州吳氏墓文

嗟賢婦之淑懿兮猗秉徽於行源既豐賦而嗇施兮訴無從於帝閽相夫子之榮華兮宛他人之入門昔與汝其告衷兮余不敢乎貳尊惟父女之親親兮永厥世之慈恩雖幽顯之久隔俾可忘乎斯言揭來相夫若堂樹可材於荒原酹一觶而伸情尙庶慰夫芳

魂尙饗

文獻通考卞誣後告廟文

壬案僞奏猶在清國東來文獻據誣編刻輿情煩寃
聖憂深長專价陳辨旣嚴且詳彼感　宸誠刋正是
許百年之誣伸此一擧上告　兩室下侑四祠辭永
天下慶溢公私將涓吉期奉承恩命祗告厥由榮與
愴倂

祭李領府時秀文

昔我　寧王曰予簡掄闇室如衢易直其人公拜稽
首欽我四鄰陰重槐庭慶與農民慟遽憑几明歲庚

申追先有義敢私其身不崖不乖不緇不磷百艱交
會一心彌綸維甲倉卒冞著忱純險夷匪茹侃侃敷
陳不懾爲勇向忠近仁庶幾無愧謂社稷臣名由業
崇德以卣新山斗非尊蓍龜匪神惟公在事若圖遊
麟惟公養重淵臥神鱗超超雅尙每懷角巾扁之介
石翼彼湖濱友其難弟樂叙天倫釣竿詩筒月夕花
晨豈弟維心其氣如春先施是勉罔間疎親謀忠久
敬悃愊恂恂淺深適量人自飮醇天降禐沴戶闐咷
呻胡然騎箕亦在是辰一明一幽如屈有伸非我愿
蒙袞公返眞事有不理孰就以詢國有緩急孰濟其

屯孰棟厦宇孰楫滄津念玆殄瘁曷禁悲辛祇薦訣觴故事式循我辭非諛公靈不湮

祭亡子婦淑人完山李氏文

維辛巳十月十有四日辛卯子婦完山李氏之柩遷自始興越六日丁酉葬于利川嘉佐洞之原其舅楓皐居士新創毒疹不克主事歛然含愴垂淚爲文使族弟之隨紼者於葬之朝侑奠以告曰嗚呼賢婦昔余之葬賢婦吾舅婦之情特異於人者於銘已諗之矣雖死生殊途久近異致遺孝墜愛何日忘之蓋十五年于玆矣今賢婦之柩復出於人世賢婦之端儀

淑容怳惚眼中若將以輿服紀綱迎婦于家矣賢婦
而有知亦必望余之臨撫以慰其幽明隔絕之久矣
世之改葬其舅與婦者神人之際皆必如此而吾舅
婦之情特異於世人者乎然而賢婦而竟不可返其
室則余之慟殆甚於始葬賢婦之日然余病不得往
視則賢婦之靈將復齎悵恨於冥冥是知賢婦之孝
余必不異於平昔而余之愛賢婦若有負於今日矣
此慟此恨于何其已惟期余異日歸地下相見可已
奈何乎悲莫悲矣嗚呼賢婦始與之宅丐借於人本
非遠圖况吾家墳墓皆在於東必東之計斷惟素矣

今幸卜兆于利利與驪疆土相接登是兆而望其東北之穹然圓峙者卽趨揖山此山之下吾父母祖父母之所托也其北十里而近者卽孝子里余所營首邱之岡也賢婦於是兆與吾父母祖父母魂氣日夕相望相往來以俟余夫妻之歸所營則竟千萬年吾舅婦特異之情可續而無復憾矣其與子寄他山之側四顧而無可依神理慰喜當如何矣卽此安固以利其嗣人嗚呼賢婦應不震矣尚饗

祭靑陽府夫人文

維歲次戊子十月丁卯朔初四日庚午亡室靑陽府

夫人之柩將卽遠于黃驪之阡夫安東金祖淳謹因
祖道之奠告訣于夫人之靈曰嗚呼古之達人以生
比夢謂死爲覺信斯言也夫人已覺而余猶在夢歟
夢者爲迷覺者爲知余果無覺而夫人不爽歟試思
夫夫人問名而受聘而醮而歸而至于理巾櫛宜酒
食生男女畢婚嫁寠窶而富貴朱顏而皤鬢前後凡
四十有八年余眞迷乎歷歷能呑聲而自道雖謂之
覺也亦宜又思夫夫人之病而漸而乘化而殯斂而
戢木而至于祖於堂辭於廟駕輀而涉山川首邱而
就窀穸首尾凡六十有一日夫人眞不爽而知之乎

一一皆寂臥而不相干雖謂之夢也亦宜雖然死則
斯無知故死者可悲生者爲悲悲之來非由外假寔
從中發達人之謂生夢死覺亦將不柰乎此而強爲
塞悲語耳使死而有知卽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彝倫
之叙不以幽明而情隔存亡而事殊况夫婦之至密
者乎死者何足云悲生者安用悲爲昔人又言但未
知死何如生夫人自生而及死祖淳未死而猶生生
與死相去之分今欲從夫人知之然呼之而如不應
哭之而如不聞悲夫夫人竟無覺矣嗚呼夫人之可
悲與祖淳之所爲悲其深淺厚薄同歟異歟祖淳亦

嘗謂生寄死歸乃理之正然自夫人皐復之後茫茫乎心無所主宰恤恤乎身無所憑倚胡然而如痴胡然而如醉言語動作飲食衣服之起於心切於身者一皆如非我者之喩我祖淳不自知何爲而然亦不知夫人之指祖淳而有如是者否冥冥而不可窺漠漠而不可度悲夫夫人竟無知矣嗚呼人孰無伉儷之重夫人之於所天純心一志跬步不懈誠可以透金石情可以証鬼神雖古烈女懿德淑行顧豈有多上此祖淳從少至老感悅而不能已者今當大訣之際其蟠乎胷鬱乎膈者宜亦一洩於言辭文字之間

使後世之人知夫人之爲夫人而顧乃材怯識短誌於壙石者蕪率無可觀愧夫人亦多矣嗚呼祖淳畸命也跡其平生可悲者指不勝僂而可喜者絶罕夫人之先歸亦天所貽苦遺毒於我也謂之何哉餘年眛矣盛時徂矣死乎非人力之所可容亦人道之不應然有淚如泉而已生乎入室而伊誰與語出門而斯世何戀有憂齊岑而已悠悠穹壤秖羨夫夫人之無知而已哀深者無文辭蔓則近媟情雖不窮言盡於此祖淳果夢歟夫人果覺歟嗚呼悲夫嗚呼痛矣

楓皐集卷之九

楓皐集卷之十目錄

書

楓皐集卷之十

書

答李領府 時秀

下示陳賀當否事已自年前有今年則當有陳賀請號之舉云云此說有所出之處生亦聞之已久第伏念 御極二十年陳賀亦非惟歷代所未見國朝如世成中明宣仁肅英列聖朝歷年最長而皆無此例惟 先朝丙辰有之然此則其時以 惠慶宮過甲之翌年 慈殿望六之已過 先朝常以年年飾喜賁慶爲敎而及至請號則牢拒不許惟許其稱賀賁

殿宮靈長之慶慰羣下抑菀之情此蓋一時之權度實非萬世之經法亦是自　上之所裁定非廷臣之所掀起恐不可輒以爲援有若應行之禮至於進號從古尊稱之議其端皆由於人主之微意不然則皆在下諛媚之風也且其爲禮本無損益於人主之盛德則流俗之視爲許大邦禮者固極可笑而竊惟我世宗暨我　先王至德宏謨輝暎千秋卓越百王而不受尊號又爲一大盛節實我萬萬世後王後臣所宜欽仰而遵法也今也上而無微意之仰測下惟諛媚之或行而無端羣起相率陳請則竟未知此舉果

何義也孟子謂不以堯舜其君爲不盡分今不以我
世宗 先王望我 聖上則恐其有違於聖人之訓
也自來所講如此曾亦與人酬酢玆因俯叩悉陳素
見未知謂何

答李領府

泌中事昨伏見批旨不覺欽仰感歎之至來敎伏悉
而此事進與止二者之外再無不進不止中間地位
其進止之當否惟在閤下所見之如何蓋振賊之凶
圖排布若十分是實泌中亦有與知之跡則自 上
雖欲曲爲之全保在下者碎首力爭可也若振賊之

供明是謊誣沁中初無與知之跡則將順　聖意成就盛德亦古之道也閤下旣治其獄則必有主見於此此不待問諸人而可決也如何如何若曰名入推戴者無論知與不知皆當殺之云爾則此有不然者麟坪之遭罹也其地逼果何如而終始全保雖是孝廟卓越百王之聖德抑亦當日羣臣能識此箇道理也　英廟訊四之廷李禹圭出於四供而　英廟笑而置之朝廷亦未嘗爭執故李得復爲無故之人然則名入推戴者未必皆死而其死者特皆不可容議者耳果如初不知而與與知者同歸則刑政恐不

宜若是圖圖也又若曰朝廷大論不可旣始中止云爾則此亦有不然者鄭桐溪始忝仁城合辭承 仁廟批答之後旋陳初見之謬引嫌而退古人之好成君德有如此者此又可以中止之義也今也擧朝之搶攘波盪太過分數蔭武草土之紛然投匭又是常格之外擧措之顚倒已不可垂示後世而此猶不足聖心若是惻怛 聖批若是嚴正而猶自却顧疑慮不敢奉承則今日搢紳其不爲桐溪之罪人也耶況大臣宿德重望之地匡弼輔迪之責彌綸老成之論與三司之年少主峻激者又萬萬不同者也耶大抵

宗姓之名入於推戴蔽一言曰有國之不幸也世世間之凶逆自古無限國家之宗入自古有數若不問其眞僞虛實而一主於殺之則殆所謂以有涯隨無涯矣如此則周室之本支百世有不足歌頌嬴氏之孤立爲第一義諦也天下豈有是哉區區之意本不合妄以煩口旣承不恥之盛不敢不悉其底藴耳

答李領府 秉模

伏承下書敬審卽日烘熱勻體候萬安伏慰伏慰昨日漢祿處分庶可以少洩數十年積菀之寃憤而益恨其不發於 先王在宥之時也蓋其根荄源流蟠

欝浸漬於京鄉搢紳章甫之間始也醞釀中焉瞞誣而末乃假托詿誤之害譸張之習反復沈痼滔天浞夏可勝痛哉標目一分大義遂晦至于今日牢不可破而間或有卓然自樹不淄不撓者出則羣起而衆咻亂之而後已十斫而百搖仆之而後止此輩之漫漶綢繆可謂巧且密矣而終不免有眞面之露者豈所謂理無往而不復者耶從今以往迷者覺其非僞者識其眞反側者革其心貌同心戮力還我舊日本色則豈惟吾黨之幸卽亦國家賴其功生民被其澤而榻外鼾睡之徒不煩戈甲而拱聽於樽俎之前是

豈小事也哉然區區愚淺之慮世道之淆亂久矣人材之生眇然倘或君子憚於改過小人狃於遂非口然心否孤疑猶豫一日二日未見丕變之風則雖鯨鯢之戮日肅鷹鸇之逐日急徒亦空勞而無裨於旣危之國勢已壞之朝象也惟其倡而明之講而守之彌綸陶冶動盪誘掖使一世之人偕我大道同享太平其責顧不在於閤下與廊廟諸公耶耿耿之極輒此覼縷此實古人戰勝色憂之義也伏惟高明亦必犂然也餘不備

與時相論親行釋菜當否書

仄聞或者以　聖上未及親享　太廟數年之內不可先行釋菜爲論而閤下亦右是說云然否以愚論之誠未知其可也　廟享之未及親行豈得已哉

世室之享今爲十有五室祼祝薦獻之禮登降拜跪之節旣繁以數向曙乃畢　聖上纔經創疚之日猶在冲幼之齡榮衛未固氣血未充離次齊明徹夜駿奔固不可遽議於此至若釋菜儀節甚簡行事亦不過數刻之頃比之　廟享難易不啻懸絕此而謂不可行者豈得已也哉或者若以爲雖一霎之頃侵曉勞動有違萬一之愼重云爾則猶可諉也其曰文廟

輕於　太廟釋菜不可先於　廟享者直坐於識未到耳　太廟誠重矣然　太廟祀享之外尚有歲時之展謁煌煌袞冕固已肅將祇見矣文廟誠輕矣然拜文廟之禮舍釋菜而無他今之行之者非爲祭也伊爲拜之也然則其於義也豈曰未安乎哉且夫自天子達於庶人人生八歲卽入小學自三代已然入學者所以尊師也師者道之所存而道者人之所由也是道也出於天而成於師故師之尊與君父一體而尤有大焉夫子萬世師也夫子而至今在世則凡天下之上自王公大人下至閭巷匹庶年過入學之

人者當就而拜之門墻之下乎否乎夫子而不在焉
故拜之必於廟而釋菜以爲禮也今我　聖上寶籌
已過入學之年而加六焉臨千乘之國繼　列聖之
業出禮樂敎化之治任億兆君師之責者亦四年于
玆矣其在　震邸也旣未遑於是禮今又因循荏苒
尙不知先師之廟庭雖曰前後事勢之不得不然其
於義也顧不未安之大歟漢高祖當干戈草創之日
首祀夫子以大牢故先儒論漢家四百年靈長之業
實基於此由是觀之釋菜雖先於　廟享不可謂失
禮也明矣今人於義理分上不識大體徒以私見小

諒曲成議論已足冷齒而勻下於此不復尋別難易先後之同異反爲曲說所動從而云云則其不有違於輔導而見笑於識者乎抑又有說焉論者必以侵夜將事爲難則觀於古禮釋奠本非晨夜之禮也晝而行之其試士則改日而行未爲不可禮之重在於謁聖而不在於試士雖遂不設科亦無所害而若夫幸夫子之宮拜夫子之位臨頖水而御黌堂則決不可踰是年也伏願勻下念謁聖之不可不亟察曲說之不可不卞博議於僚相入告而亟請如何如何此乃治敎之本領斯文之大關也顧可忽諸

上金領相 載瓚

仄聞箕伯欲行戶布已爲發令於道內云然否此論所由來遠矣文谷先祖亦嘗有意於此而亦愚之所平日耿耿者也然竊謂在今日西土恐非急先務也今日西土之急務在於裕民食鎭民心而爲上者敦風敎躬節儉使民感化而安業而已若此事已安已治之後方可議也雖以利害論之假如萬戶之邑民間諸色當納或爲三四萬或爲五六萬而所收之布纔當二萬而止則其不足者勢將依舊責之於小民一邑如此則一道可知然則小民之蒙利未及顯著

而大民之怨讟必先朋起矣蓋西土無眞正有根基之士夫只是不納布與納布者稍有別焉今若混同責納則將與小民無別此輩安得不抑菀憾懟乎所以在　先朝旣發而旋寢者也昔則紀綱人心不至如今日又是昇平之世其難如此矧今大亂纔平瘡痍未蘇反側未安餘憂尚深飢饉荐臻人情易擾者哉小民不知爲實惠大民舉懷其羞苦則設使有小利益於其間則何補矣利害不相十則智者不爲况利不二三而害有七八者乎然則此事適足爲擾民召亂之階未必是安民弭禍之道不可以不察也雖

以前鑒觀之景來不過寒賤之匹夫而締結吏校尚稔滔天之惡今使一道之大民盡生怨毒之心則其虞憂之可畏豈啻於若而邑吏校之締結耶此尤凛然心寒處也愚說之如此非謂此事終不可行也特今非其時耳西土尤甚耳幸而天心悔禍豐年屢降民業稍復人心底定然後熟講之廊廟之上先自京師之尊先自閤下之家而後推而行之則豈惟西土卽八路可使均也如此則小民必蒙其澤大民亦無其怨公私之間有利而無害未審閤下以爲如何也

箕伯材彊識透固非如生疎鹵所可跲踵而望然千

處得失亦不在智愚之相懸今此所言如或有槩於匀意則未可有從容挽止之道否縱使言之不當斷非出於忮功沮事之心可以下諒也

答諸生

伏承僉惠書審僉體萬勝區區仰賀南溪朴文純公祀孫之窮貧無依至於祠版奉安之無所不勝傷歎之至然竊念僉教之耑及鄙人亦未知僉意之何據也若謂之親戚也則固無誼分矣若謂之淵源也則自非派流矣若責之以官位也則鄙人內而非大臣禮官外而非道伯地倅若責之以慕賢之誠也則慕

賢之誠雖不後人恐亦非一人所可挺身擔夯設可
擔夯體面終歸苟且事理亦難久長僉大雅若憂之
深悶之切則何不爲之謀及親戚謀及派流或控於
地倅方伯或訴於大臣禮官則上可以徹　天聽而
下亦不失集衆力而圖功矣不此之爲而乃專及於
鄙人得非僉千慮之一失耶

與南尚書元平 公轍

三館新命以台座之文雅物望抑云晩矣爲文苑賀
得人而弟與台座自弱冠時追隨於南涯北麓其時
至有八文章之號而今乃聯武而主詞壇之盟黃江

漢所稱吾輩三人後先登朝俱主文章可謂盛矣者卽此意也文衡之以前望行公者李尚書秉常四五公姑勿論 肅廟朝前望受點自壺翁始因爲行公此乃尊家故事然則不必以此過引許久不出矣

與南元平

日吉辰良 王世子入學禮成下情歡抃尺衣之周旋文義之發問卓越尋常環橋多士聳觀蹈舞云此實 宗社生民之福而台座以文淸公家人行博士之禮士望尤洽然矣醴酒脩脯有此分惠此乃貴物也拜受珍謝不備

答曹尚書 九大

昨抵楸下貴里山色入望揆以平昔慕用之心豈不欲先修送敬之禮而一自向來盛疏以後不能無區區私忖之疑故未敢遽爲書伻之計匪意下札先辱謹審靜養台體萬重江山林園之娛奉賀奉賀功服人家門不幸判書堂叔奄忽見背悲廓之情何可勝喩而葬日在十二故將會下還歸耳上所云私忖之疑者伊時疏意本由對擧初非拶逼於辛壬義理則宜若無干於鄙家而但李疏之爲後來伏案沈跡之與賊鏡同歸婦孺之所共知則愚淺之惑竊不敢謂

執事之明識不知此而云然也亦不敢不謂無逼於辛壬不干於鄙家也至於沈事之再引　兩聖朝下教則恐尤太過　英廟朝賤臣固不及逮事若　先朝之所秉執於辛壬之義者則執事之所常承聆者賤臣獨豈無一二奉獲於常日者哉然此猶不敢姑舍勿論從古國家議論君上雖謂之忠臣正人而公議有謂之亂賊奸邪者君上雖謂之亂賊奸邪而公議有謂之忠臣正人者蓋君上之道至大難名如天之無所不包無所不育故其勢不得不然若公議則惟其大處之是而已至於些少細節設有可言存而

勿道也今執事之所以處此者有異於鄙所謂公議則實不能無慨於心也本欲於拜晤時將此仰質執事旋還鄕廬則抱此耿耿久矣玆因來訊略及所蘊不審何以處之也若盛見斷然以此言爲無據而不介則從此以往將無以復修曩昔之誼好不任悵悚之至來价忩忩纔行奠事身憊人擾胡亂掛一伏歎伏歎不備

答權參判 丕應

伏承仰慰襄吉推擇事卽聞子田言則俄者有以三月推擇之敎云然則幸甚來紙謹覽還上而 太廟

第十五室用樂當否事前此亦已與聞於諸公疑難之說愚亦深思而不無怳然於心者乃知無論諸議與外間紛紜之說皆未深思也 在殯之時用樂誠極怵然然以情理言之則卒哭後之於 在殯幾何而彼而可安此而不可安乎推是言也三年不享之外無可安之道此揆度斟量之說也此議則或有取舍之異者至於回避不得之一節今人都不思及蓋廟享時迎送神曲也始享之奏迎神未嘗奏於各室卽一曲迎十五室也若各室各有此曲則尚容有或奏或廢之道此則不可分其心將謂十四室則畢奏

而獨不奏於第十五室云乎將謂十四室則格於是曲第十五室則獨不降格乎然則不待當室軒架之用己奏樂矣可用於迎送神而不可用於晨祼三獻云則其將成說乎今若曰自第一室限卒哭停樂則可矣獨於第十五室未安云者實思之不深也知此則用樂之無可疑可知矣愚見如此未知如何大臣統尊之論亦歇後之教也不備

斗室云云未有聞耳若十五室初不享之則迎送神曲自不爲同奏之歸矣如此又不祭之論也不祭則無樂有祭則有樂而已再無方便之道耳

答金生天休

單辭謹悉而此事之轉益葛藤令人愈覺甓甓不安狀德雖出於華宗撰次顧在於鄙手虛實眞僞之間不佞不期爲爲座下祖右之人然則座下向不佞求辨奚異於座下之自爲辨也莊周云旣同乎我矣惡能正之者是已雖然天下萬事不出一理字君子之可語者當於理而已不當於理者不足語也大抵崇賢嚴祖常人之恆性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有血氣者尙可以識侮大賢乎一毫不似便非其親狀述德行者尙可以矯誣其祖乎人心不相遠已所不敢

而謂人之敢爲已所不忍而疑人之忍爲苟有人心必無是也座下之所不可加諸人者人輒加諸座下是之謂横逆也横逆者非理也非理者非禮也非禮則君子斯勿聽勿動座下逢人之非禮不思其勿聽勿動而乃反與呶呶欲辨者不亦疲乎大嶺以南自古稱鄒魯之鄕至于今多讀書明理之君子座下試歸而質之如不佞言其君子如曰子之言然卽是非定矣撰狀者亦可以安心矣而猶嘵嘵而不息則只可卷舌而俟百世而已矣憂故熏惱不盡欲言惟望諒照不宣

上松園從叔父

虞山集事意下既如彼難之固不當復事饒舌駛癡之心終不能釋然而舍之也夫物無長晦亦無恆主如其晦也變徵之音不應復發於傳舍之席如其恆也晛柱之寶不應終歸於北阪之宮何況此區區數卷書耶執事之難之誠爲無恠然假使此書偶然不入於執事之藏而水火焉有警扃鐍焉不戒歸之他人之手而化爲烏有之談執事雖欲爲今日之難之不幾於毛之焉傅矣乎執事之難之固在卷中之鈐印而孟子之選潛誦於篋裏鴻寶之篇長晋於枕中

其誰知之設不能如此善和第宅尚易主於生前平泉花石詎保誡於身後此亦印章主人之達觀也

答或人

縷縷剖析之教始自天人相與之際以至人與人相周旋之妙而統之以一實字雖程朱復作不可以易也甚盛甚盛然弟子之惑終不能不滋甚蓋所謂天之所以增益其所不能者恐亦是語到窮處彌縫得來竟未敢恰信得也夫子曰天生德於予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聖人亦明知天之與己以德也斯文也故其篤信而立言如此至其困窮不遇則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又曰富貴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亦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然則天以聖德與人不吝而獨吝於富貴耶苟如是也天下惟富貴而已無所謂聖德者矣豈天之本意然哉舜日號泣于旻天者爲其不得於父母也瞽瞍亦天生之人則何乃獨使其不知舜至於此極也若曰孔孟之不遇大舜之呼旻皆天之所以增益云爾則其說似矣實有不然如伏羲神農黃帝皐夔稷卨皆聖人也未聞有天之使之增益者何歟且聖人生知不加毫末萬善具足又何所不能而必待增益耶於是乎有氣不勝理理不勝

氣之說以其困窮者歸之氣以其聖德者屬諸理然天下之治日常尠亂日常多生人之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若然則所謂陽大而統陰理善而制氣者又何疑也凡吾之所求於高明者非欲騁其閒氣肆其好辯與高明角其技能也惟願因先覺晝一之論以祛吾疑而破吾惑未死之前看得實處自立於不怨天不尤人之域幸更有以明敎之也

答或人

續賜覆敎儘見立意結文必欲其盛水不漏而自鄙眼觀之但見其左盾右矛自相爲堅利而已不見一

鍼金針猛向此頂上來請不嫌唐突而略言之增益不能之云自孟子始而孟子之意恐亦有所爲而發亦不敢謂其古之聖賢必皆如此然孟子所指之人卽舜也傅說也膠鬲也管夷吾也孫叔敖也百里奚也而已堯也禹也成湯也文武也皐稷也周公也孔子也伊尹也伯夷也柳下惠也皆不及焉何也則知孟子之意非謂人之爲聖與賢者必皆如此也孟子之意固已如此而兄之取以譬擬於如弟無似者極不倫故曰辭窮而彌縫也且信如兄論如弟者亦可以進於聖賢之域則弟之困苦於其身其心者宜也

非不幸也何兄前言之又與此相反也每當酒闌燈灺弟言或及於人情之冷煖世路之平陂則兄必曰此人生大不堪處也苟以增益其不能爲爲聖爲賢之階則前日兄將賀我之不暇而不當曰大不堪處苟以大不堪處爲待人馭世之機今日不當誦增益之說以緩頰如隨矢而張帿也言者身之文也文者言之精英也以言則如彼以文則如此言與文相違則吾誰適從乎然則此兩書所論只如荆圍鐵硯之間刻爲雕篆要中冬烘主司之法文恐非知道者所宜然先生休矣僕不敢復請敎

與張水屋道渥

祖淳再拜水屋張刺史先生足下不佞之與先生別已二十有一年矣凡人雖鄉井隣比之間契闊旣久則儀貌聲音日就相忘往往或猝相値而不相辨今不佞之於先生非素相識也別後日月又如是深也先生之鬚眉森於吾目言笑硠於吾耳以至居停之門巷室宇羅列之器用圖書無不歷歷能記何哉誠以先生海內之名士也文采風流輝暎當世雖同朝之達官顯人視先生嚬顰以爲輕重況海左鹵莽齟齬之跡過蒙不鄙菲質仰攀於玉樹雅契俯就於金

蘭此殆平生之光華實非尋常之緣業也愈久而愈
不敢忘不亦宜乎古人以人生聚散比之萍水不佞
自東還以後或遊池塘之上則輒自語于心吾與水
屋合分蓋如此萍然此萍同在一池之內雖分復合
吾與水屋限以中外一分之後再無合理眞萍之不
若也旣又自語風動萍動風靜萍靜男子有事四方
蓋棺始定吾事如未定安知不復遊金臺之下得與
水屋再見乎如是思惟悵然而興懷黯然而傷神者
屢矣今先生已屆六旬之外不佞亦明年五十而衰
相畢具身且冗縶不可復爲出疆之役此生終止於

一見而已奈何雖然本國人士才器之勝如不佞者何啻斗量知先生之名而中心慕之者又何限而不佞猶得快覩先生點犀相照此足以自多而自慰歟己巳春李進士文哲帶到手書一函眷戀之情溢于行墨又手畫一卷柱聯一對扁額一摺心畫宛然芳薌襲人三復摩挲悅惚驚喜若重挹高風促席談晤疏逖鄙人何有可尙先生之記念殷殷乃至於此珍襲巾笥常自翫誦以比朝暮之遇耳伊時承出牧霸州不知今猶在官化理神明貢使非不歲走不得有心人難托傳信不惟浮沈可歎抑恐滋生未便汔未

奉復非疎慢然也祖淳陸陸碌碌到老無聞終恐負
賦與之天而愧先生臨別祈勉之語也從叔父松園
公上年出守畿南分司不幸於今年三月十二日奄
忽背世慟悼之私非筆札可旣竊惟先生之於叔父
神交至情可質幽明遽聞此報想爲慟絕叔父素彊
無疾臨歿前數日忽貽書不佞託以墓文其日早衙
斷事起居如常至夜深與客圍棋推枰就枕仍不復
省國而喪良大夫家而失賢父兄寃乎悲哉有子一
人孫纔十許歲遺文堇數卷墓在王畿驪州孟谷之
阡五月不佞襄事而旋萬事已矣此皆先生所宜欲

知故覼縷奉及耳萬萬向褒加護體氣康健以副遠
忱言雖止此情實不窮惟希默亮不宣
李尚書祖源筆體知爲雅賞甚欲覓呈而尚書身
後伊家卽零落歸鄉無可問處今春偶於友人處
得行書八片玆寄呈此非伊得意筆又恨少然精
華猶有可取者耳又古畫二幅卽係七八十年間
本國士人鄭敾所作此公畫擅名本國而此畫卽
其望八後弄墨題欵亦自書謙齋其號也所稱百
川橋毗盧峯卽本國金剛山中勝處也金剛直臨
東海大約萬有二千峯而毗盧最高溪瀑極多絕

境而百川卽其一也古人所謂願生高麗一見金剛卽此山也此畵雖非全面亦足爲桂林一枝今者寄呈寔出峨洋之義可賜俯諒而所恨得此幅日迫未及糚褙以送耳

答李洗馬 友信

伏承赫蹄之示從審起居萬勝仰慰諸圖非不知卽還而近緣擾滾日間始欲因是而仰質平日之所思略草幾行太半胡亂道去旣而更思則亦自多少僭妄故便復削藁耳諸圖大抵反復參看別無疑晦處此却勝於古今人他圖之難解而有疑者耶一命虛

縻日久想甚若浼如何向書中未聞有以仁義之說進云云誠切中也仁義之塞久矣如向書之相勉亦云一狐之腋矧今奔走闤闠塵埃之內者又豈易說性談理明道而直行者耶是固資性之篤不足以使仁者傾心然使吾兄之學問德業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有以突過陶山石潭之上而不佞日受其警勵資益則亦衰世之厚幸也未審謂何餘不備

答李諮議

伏承下札晚炎尊體味道益休區區慰溯之至弟家門不幸忽有北伯從兄喪禍心實腸摧夫何仰喻客

館阜復四顧無親兩孤戴星千里蒼黃似許情境世
實罕有以其平日德器才行宜若有展於世而竟止
於斯身後光景亦復乃爾天理之難諶終使人不能
無憾也若弟之私自幼至壯壯而至老提挈追隨已
非尋常同堂之比而相愛之篤相知之深殆乎不勉
而至不言而喻相依之重相與之樂庶幾有同堂來
未之多見而一别數朔奄成千古悠悠宇宙此恨曷
已情不啻如孔懷慟實比於喪予奈何奈何奉讀唁
敎哽咽而已適有薪憂神短氣薾未罄欲言惟在照
諒不備禮

答鄭叅判善之 元容

扁舟西下聲光之昔邇者日以益渺歸坐京邸冗人俗事紛紛滿眼加以酷暑毒蚊不堪其苦心緒毫無可自慰者營隷昨至華復遽墜手啓固緘情亟汗縷旋展大軸快讀風簷之下忽不知大暑之自去毛髮之疎鬆雖所謂殑寒門蹋層冰者何以加此爲詩者韻雖梗固有胷中之排比至於和詩者常多倉卒之間邊幅易窘此古昔之定論也獨吾人之多才高出流俗之外可饜而不可窮何哉殆天所以使振左海之文風作昭代之笙鏞老夫死將無憾矣便後旬候

諸節若何蓬閤能無蚊蠅之惱否切切耿耿

答鄭善之

臨發一緘至今時時披翫然坐想吾人在處山川城郭風土民物如覓夢裏境界蕩蕩漠漠不知作甚樣光景則黯然傷神而已忽此廹歲華緘寄至驚喜恍惚不可名狀矧審美赴以往視篆台候神護萬重者乎自㿟蓋之北靡日不頫頫憂念者卽强疾而首塗也平素榮衞之淸弱也今讀來書雄思浩氣溢於行墨之外殆與蘇長公玆遊奇絶之語相上下區區復何憂哉吾猶不能料吾人襟抱之曠達踈散也非直

相賀也眞可以張吾軍也已矣絕呵感記自秋至冬雖無甚病酸苦之懷遲暮之感轉益添衰奈何溪齋冬夜無眠抵曉試取思傳成誦不過是消遣支吾法然個中亦不能無疑端悟頭之相疊而起者視昔年少讀書時却大不同秖恨聰明已竭筋力已乏與古人出氣不得計讀至此好一噴飯也兩聯儘佳可諷誦愚輒思一字之貢未知許否接華夷之接字恐不如界字如何豈不欲奉寄一首以副勤索而仵也立促且久斷筆硯倉卒不成語容俟稍暇當有以奉圖替面也眼昏心忙不能及他惟希神會不宣謝書

與鄭善之

異域若比於絕塞則絕塞雖似近矣作宰若比於銜命則銜命亦似勞矣行者有言旋之定期戍者無擅歸之法例則今日之軺車赴燕視前年之北地佩符其別緒之苦歇自有久遠之可辨而況蓬桑初志至於誦詩專對而榮亦至矣僕於經山之行多見其可喜而不知其爲愁經山達士也其於吾言深味而默會原隰之靡靡冰霜之凜凜不足介於心疲於神而加餐酣眠遂忘行役之苦遼燕數千里間風土山川民物俗習帝都之繁華壯麗歷古英雄王霸興亡之

跡無不攝諸目而凝諸思囊箱之富將壞旋軸而汗歸牛使居而送者覩其遠遊之壯而長進之能豈不快哉又安用軟軟昵昵惜別傷離之語爲也經山自承使乎之命日索僕贈行文字懶病不能卽膺臨別又具酒食饋僕其請冞懇今行臨馬呰水矣竟不可孤其眷眷之情也故謹以近體一篇賦寄經山可一粲也別已經旬眠食萬安徒御俱穩不宣

與兒輩

昨在香洞答書想於朝間見之矣數夜來汝慈腹痛及諸節何如而伯之調狀益勝耶仲則想困於應接

能無甚德否爲念金化發行果在今日內行何以治
去固知其爲逋山端本不得不如是耳吾昨午自楸
下轉看數三處山地則禹白兩師與西僧之見或有
參差處然不無可意之地而暮涉梨浦乘月而歸京
裏無此快世界也西僧曉送大興故今日欲暫休晚
或明朝復看他處以待西僧之還而要之今行則不
得則不休牟田大墓地終極未安不知幾回潛歎于
中必須更煩一舉此地亦當看置而歸告耳
昨書慨惜憂歎之極到底竭言想汝輩見之驚愧
而繼以疑我之太薄然在昔先人常以不肖爲憂

誨責之甚則必以吾當效括母之割恩爲教此教在當時承聞之際則自覺胷膈之抑塞眼淚之縱橫而至今思之不肖之幸得免許大罪戾者實由於是訓之嚴畏銘在肝肺也汝輩生長富貴吾旣無先人之嚴正所與之人有趍無違未聞切骨逼肌之言意之所欲殆無不遂如是而安得無驕傲怙侈之病汝輩平日必自以爲折節寡過而他人姑舍以汝父之瞇眼溺情觀之常多隱憂于中而觀於今番處事非但不識道理殆亦全無計慮吾安得無一言而止乎羊質而虎皮者見草而悅見

狼而猜初無思辨義利之工而只欲以聲音笑貌
爲恭謹中正之態者卽亦羊質虎皮之類也且德
非一善之可立名非一譽之可得浩然之氣非義
襲而取之也大本不立而欲自異於流俗者妄人
也自安於流俗而不思向上大事者眞下愚也爲
吾者於汝輩其將待以下愚等棄之而不顧耶抑
將望其出於流俗思立大本耶先人自吾孩提之
時抱置膝上以至於立身朝廷之後所以勤勤曉
告者若曰人之可羞可恥者不在於衣食科宦之
不如人在於德行文章之不如人而文章猶末之

末也吾之不肖不能死心蹋地竭力盡能從事於斯訓故雖今昌披放倒一至此極然尙能粗知高官大爵之不足以爲人而爲人之樂却在芬華榮利之外吾心之如此雖汝輩宜或默識而今乃欲以科宦爲悅我之方則不亦南適而北轅乎死生人之大故也雖蟲豸之屬皆有惡死好生之心吾豈獨不然而十數年以來每願速死言語之外至發於吟咏者亦多蓋苦厭此世之甚也其父死欲不見之世其子復何所樂誠不可知也若謂吾願死之言出於非情則是置其父於口然心不然之

科者也若謂其言出於眞情則縱不能爲其父紓絲髮之憂亦豈忍自我而增其父之憂使其愈願其速死也耶此苟有彝性必無之事而猶且甘心者無他卽識昧而見淺志狹而氣躁也以如是之人出而事君其可使爲其親者悅耶誤矣誤矣然遂事也言亦何益而又此中申並及前書未盡之言者汝輩天稟猶不在下愚之列故欲其從今以往痛自鑴悔憤發毋馳於外至專意於內修沉潛義理之中庶息黥劓之痕若謂斯言非耄則當知吾之不薄情於汝輩也

答逌根

過宣川後更不得書料已抵灣而耿藐方深昨晩見廿九書知一行無擾入抵身上連得安穩欣豁欣豁灣上山川風物儘堪賞心本州自渤海大氏革世之後義不降契丹歸付麗朝如馮亭之歸趙而自是以後七八百年專心內朝夷險不渝豈非山川敦厚明秀綿遠曠偉故其人心亦豪俊忠義無他雜腸而然也觀於辛未賊變時獨能自保而倡義可知而朝廷之上忘置於等閒常所慨惜也勑奇十四起程旣丁寧而濘海之難涉實莫保其旬間渡江譯舌輩十六

七之說眞無害矣但事有不可知者或幸而望前渡江則日之長矣日行百里分數則十日可抵京中雖不至拖過小祥後猶優可爲之也此則惟在臨機闊狹而廟堂曾無一言及於相議者耳庭排茶啖等事上來時不爲固有說若初六日以後雖上來之時海西以內至京則似不可無況下去之時乎爲之無疑須卽卽書議廟堂以稟白指揮爲辭可矣不宣

吾連得安在可幸可幸初六爲慈山庶母回甲故日間欲往留典洞經日而歸耳人之無子女者信乎其可悲也已

答族弟粲判 陽淳

趙環鎭所懷之非出好意凡有心眼孰不知之然其言謂之不當於理則可非其揑謊而誣之也所請亦只是薄警而吾兒又未嘗被擠墜井則下石之云亦不可也況受人指使原無執跡亦何以勒定爲斷案也然則當日竄配之擧固涉輕遽中間鞫問之令又失之太過末梢 大朝處分雖寢其鞫刑而島而安置而至於棘則減死之律也其罪何至於是至若三司之爭執大臣之迭請兩司之俱發愈往而愈未知其得當此豈盛世之美事皇讒之聰折姦之明固不

在大聲以色亦不在嚴法峻刑而無一人爲　聖朝
明言其不然者甚可歎也此特事關從家言是情外
故朝家所以處之者如彼嚴截亦薄其爲人不肯爲
之救解耳然自從而視之刑政之失平非細憂也由
我而人死非小慚也進而不能效匡救之誠退而不
能免嫌疑之地使從無人心則已旣欲自比於人數
則焉得不憂之深慚之甚而㬖㬖若平常乎況言者
之言非指公事之得失卽論人家內事則子之過卽
父之罪尤焉得已已此所以歸伏鄉廬以俟當世公
平之論者也然自其未歸之時亦嘗以不當深誅屢

及諸公而畢竟未見採聽眞所謂七聖皆迷也自此以往欲以自守爲義不言爲方今聞台座褎然霜臺台平日知我心者也又豈容默然而四舌遂事已矣無可及惟臺達之停否在台台苟有憐我愛我之心幸與薇垣諸公相議亟停之區區之望也不然輾轉挨過無日可停而卽從之歸坐石南亦無日可擬幸爲之憫然也此豈爲從一身而言國體事面斷不宜顚倒苟且故也絲毫有飾神必不佑試深思焉

答匡山

病枕涔然阻懷愈積昨奉手幅字畫端嚴無異不病

之時心界之精固可喜可喜示喩北窓鄭公入山靜坐三日見山外事此自另具靈覺如禪機聖胎者所爲恐非吾儒所謂主靜之功也蓋心是火之屬故其神常明而其氣易動明也故能燭物而不迷如燈火無風則無所不照愈定而愈明動也故其明反或自晦如燈火遇風則不能專照而甚至於澌滅也不能專照者動而不至於全晦者也譬則中人之分也至於自滅者動之極而並喪其質者也狂與下愚之分也靜時多而動時少者賢者之分也常靜而不動者聖人之心與天相通者也然則孟子之求放心程子

之主靜不過欲措此燈火於無風之地使其靜定而常照而已非燈火之明或有所虧欠於照而假明於外至也此乃所謂昔非不足今豈有餘者也心體之大要不過如是而已假如入山而得其明出山而失其明則舉天下之學者必將盡化爲髡緇黃冠之法門而後方可謂復初之工雖所謂循乞之如來度世之鍾離其在城市之時則將與牧夫賈豎同其貿貿豈理也哉前知者莫如聖人故子思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然則天下之至誠明孰有如吾夫子者圍於匡厄於陳蔡微服於宋伐樹於魋夫子果不知而犯

之耶知之而故犯耶知之而故犯則不智也不知而犯之則不能前知也烏在其與鬼神合其吉凶者耶然則子思所謂前知者豈其謂見入室者而知其所自來不聞言而知其心之所在者耶聖人之誠明凝其神而運其知則前村之飯大椀小不出戶而固有可知之術然聖人固不屑焉不屑者何爲其無益於實也然則入山而見山外事烏足爲吾儒之心學妙諦哉此所以康節之神通不及程子之眞實也至於治心之說古人皆嘗言之然此蓋指情發處言非直擧心體而言也毫末不加萬善自足何待於治主宰

一身百體從令欲治者是誰受其治者又誰必具二心而後可心豈有二是知治心云者卽指情發處而言非指本體而然此猶孟子所云惻隱之心也惻隱豈心也知此則可知所謂治者非指心也止水之喩未知其始於何書然此卽淵渟之意也不過形容其德而已若所謂澄淸者以內則不過制其邪僻之思而已以外則尊瞻視整衣冠而已此便是齊整嚴肅非尊瞻視整衣冠制邪僻之外別有所齊整嚴肅之工也心學之大要不過如此而僕於心性之說固未嘗有私淑於人者特其臆見如此未知謂何來諭孟

水捧持之譬不覺噴飯步愈謹者步果眞謹耶眞謹則豈愈盪眞不謹故盪耳禮不云乎洞洞然屬屬然如奉盈者何意也疾走而未嘗盪者卽氣壹也非心也孟子不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壹則動心乎所謂心是活物者固自有無限妙理與天地流通而乃欲以一走字包括都盡不亦誤乎頃在　山陵役所時見申司勇熙與南陽進金景寅論分金申忿然謂二人曰君輩分金之法姑舍並與翫分金而未嘗也一座皆大笑今尊書首尾皆是說心然以僕之愚眼看之竊恐其近於申司勇之云也不宣

答朴尚書 宗薰

所示金公碑文文字固極佳但不能無愚見之可貢者略陳於左自方疾之亟也至傍人不敢請此段是叙金公密贊大計處然恐太略太晦耳蓋自　明陵末年自內已有兄傳弟及之定計故慶恩亦奉承
聖旨而咸原達城兩家歡洽無間如一家然也及庚子大喪之後人心不能無變魚氏有異議而旋與徐氏爲仇則公遂獨爲義理主人心懷憂慮其時疎齋相公因尹志逑詆斥屛居廣津公以爲相去絕遠議事不便要其移至近城之地則遂移寓於新村密相

往復先高祖又與公戚近情誼相通互爲倚重明秋
公遽騎箕則內外隔絕朝廷之意無以將達於 慈
殿而時事大壞矣大抵公與老論趨向雖不同其時
色目之分不至如後來之甚自家卓然之見識又非
利害禍福之所能易故不爲衆咻所動之死靡他而
其慮事之深愼樞之嚴自有大過於人者此所以其
家人不知有何事然此邊及宮中則百餘年來尚有
炳然不泯之迹也然則此非方疾以後事又況 仁
元聖后盛德雖超越古今若非公平日盡誠協贊之
力則其終始翊護 英廟之功亦何以若彼弘偉也

以彼以此縱不能說到底蘊其身擔大計默贊內外之意斷亦不可以不及於其間也雲漢煥燁維歲在辛愛親二字係於憂國之下則憂國之云固已泛矣況其下不復及已意而直接以雲漢云云王言信如四時人誰敢贊誰敢不信而第行文之法政與所謂朴和叔云者恐歸一般意致此一段上下承接之際宜有載筆者贊美之辭然後繼之以雲漢方爲發揮闡明之道也

與李尙書 止淵

卽者聞傳說則玉堂銀杯偷出之漢捉得將欲自本

廳殺之云然否或謂是自首者云此亦然否以愚見言之高廟玉環之盜古人謂當誅其身而已則銀杯雖曰有所重比之高廟玉環則差輕況又自首而不免於死則豈不大違於法意乎雖如渠螻蟻之命不可不萬分審愼況渠不過一時見物生心非素所業盜者則尤當參情論法不宜以殺爲主也愚意則治罪後移送秋曹審律擧行爲當未知如何此事在僕實無干涉而人命所關不輕而重又是台之刑政所關則不容泯默玆以貢見耳殺人以刃與梃孟子謂無異則仁人君子之所當惕然處也

答沈林川泰登 魯崇

兄年已及周天而弟則纔減兄三年此豈遠別之時乎昔恨其相逢之晩而今復致相捐之易此豈平素之心乎自經去秋以來萬念都灰惟會心叙情談笑雅謔只得暫時之歡而亦足寓一分生意竟有此分乖阻隔之歎是亦天使人又冷其旣灰者也天不可問則惟當恭聽之而已亦安得不紆結軫轕于中也不知者必曰念旣灰矣云胡尚有朋友之情如弟所思天下之至大至重至樂至快莫如朋友市道之交卽固無論苟有人情雖皮毛骨齒蕩爲冷風其於傾

心之地必有一氣之相感也吁嗟孝田其不然乎若兄讀至此不愓然而心動悄然而情悲則弟誠妄庸人若兄心動而情悲則天下後世之如弟若兄者亦莫不咨嗟太息想吾兩人之交非市道之薄行而使天下後世之貌同心異者庶幾稍悟其可愧也卽使弟雖再不得與兄相見而死更何憾也哉得路中寄書及詩二百烏椑燈下與明遠共讀共賞輙此奉謝而和韻亦錄呈耳不宣

別幅敎意並悉耳索言之盛古或有之今也則亡何兄之居今而好古也況以能而問不能聖人之

所以爲聖也推是法則其於好古也可以卽古矣甚盛甚盛弟之固陋曷足以使吾人有省於其言之下第試略貢一得矣吾儒法文只是向心地上做工故曰不思胡獲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由此言之心不可以無思然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又曰勿助長又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今思其所獲者何事以思者何事何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何以勿助長何以不失赤子之心去其害焉者而養其本體則神凝氣完心廣體胖坦蕩乎無所戚戚焉耳竊味來敎不於吾心而求物却

向萬物而求心舍內求外則我亦非我將物認心則非我爲我雖窮天下之樂事其樂必反爲惱愁而不可解矣試以執事平日所嘗與僕談論者言之其憂世傷俗之心非不是聖賢以來一派流傳之意致然聖賢其心已盡正故思正人之心其道已盡明故思明人之道足乎己無待於外然後能憂患後世能兼濟萬品今執事之學問工夫不及聖賢萬萬而不思聖賢自治之先務遽效聖賢成德之所推其可乎哉所以爲學之務實而去僞也務實而去僞亦執事平日矻矻未已之端以其心

中自無的立之主宰故其內不治其內不治故可樂不生可樂不生故思慮紛然此紛然之思慮與上所云聖賢之思慮千萬不同而赤子之心日失焉耳欲救是病無他異術只使吾心常少外事常過閒念使吾心之虛靈不昧者不隨物而遷不被物之翳則清明自生淸明生則僞自去而實自存實存而本立本立而樂生其樂一生則外物不得以亂吾心而常可泰然矣佛氏之明心見性雖與吾儒之存心盡性不同其自治之法實與吾儒無異此所謂告子先我不動心也今執事之所喩皆

動心也僞也非實也試以愚說澄心而細思之則恐當有犖然之處矣如何如何絕呵絕呵

答沈泰登

承審以享役在肅肅之地賢勞殊念弟調狀苦不快進耳薄庭之喪令人氣沮慈諒昭明之姿淹博工麗之辭求之當世蓋難多見而獨恠夫賦命之畸薄孤凉自少至老有百愁苦無一快活中間九死不懲者雖剛方之心流離顛沛幸獲一縷之全亦僥倖之甚而殘年一麾又不克享天之福善果安在哉況弟慈竹故情白首無改餘齡相依猶幸山中之結隣忽聞

凶音臆塞眼泚怏怏愴愴歷日而不能自定奈何已矣已矣不備

答竹里族叔

侄自哭石閒愴傷在心實不能自勝蓋五十年知音却在詩酒之外而一朝相捐斤輟絃廢也奈何

上竹里族叔

西漁搀奉讀再三長句尤雋五言終是韻梗爲坐自首至尾閱歷險阻而更不見太平時譬如項羽死高帝亦老之歎長句則不然儘道吾胷中所欲道長句逈勝妄論如此不知有合於盛見否也不備

與或人

李老太湖挽詩閒緣公務𠓗悤未暇更閱昨始携到玉壺燈下諷讀數回篇篇是鍾馗道士拇指掐睛圖小詩如此他體可推而知搏兎搏象均用全力非餘子所能艷羨艷羨但推門而入者力猛則往往見跌此詩本務祛俗而還有犯俗處此卽力猛之跌也雖不逐段說明自家靈性聞此便應默會然尺朽點纇何害於豫章藍玉之爲材爲寶也

與趙尚書胤卿 萬永

俄者賁臨可令茅茨生色少選台候如何此呈冊子

卽向來所索之成君周悳所編災祥錄也或有所疎
漏處然若有意於斯編者以此爲開路之指南則庶
乎其不僭矣如何覽後若使雲監謄置幾本如有足
繼此人之人則使之補葺尤好如何如何不宣

答趙胤卿

暮承仰慰天官新命却在歲新之初爲朝廷喜賀惟
台惶蹙之情安得不然而至於出處一節恐不可以
佐貳時克讓之云爲第一義諦蓋佐貳則實無關係
至長席則世道治運汚隆係焉身愈尊而任愈重豈
可以竊竊然避遠爲事以言乎爵秩則已在八座矣

以言乎年甲則已踰五旬矣何所虧而不可做此官耶不至則已旣至則夷險燥濕不可擇也愚見如此而已未知謂何餘不備

答趙承旨 鎭順

示諭山舍留住一欵可見愛之深而慮之周今世何人念我至此感甚感甚雅志每思林壑而邇來蹤跡與人不同城闉外一步地莫克自致特以古人對老兵飮酒之意築成數椽於蓮峯之下情出無聊實涉可哀弟雖迂踈亦今之人也百憂叢身一念耿耿豈不誠思及於盛諭所及而然亦有說昔張廷尉謂其

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其隙此言竊可取譬弟固不敢知若此身眞有關於斯世之汚隆國勢之安危則神明所相百殃自消胡越將爲一心龍蛇可化赤子苟不能然潭潭之府亦非銅墻鐵壁而舟中之人未必皆非敵國何待山舍而此身始孤也雖然弟所論者理之常也兄所言者事之變也知常而不知變知此而不知彼居泰而忘否恃近而忽遠君子所不取也盛諭誠過慮而過慮顧敢不益存戒懼於不覩不聞之中以負故人慇懃忠告之心耶仰呵仰呵

答天民

比日連爲東帶赴公之役罕在家裏不作詩亦久不相問昨至石南托傔寄致藥料而忽忽不能有書卽承芳訊欣慰若獲對席但所愼尙無動靜曷勝憂慮也更思此疾非能死足下者雖不治將止於蹇者而已勿過加煩惱省慮下氣俟其自瘳如何如何萬事都壞之源在於不耐二字耳來詩反復諷誦不禁意動率爾次韻奉復眞所謂無倫脊之語也一笑覆瓿爲望十許日來絕不作詩欲寄無本何哉不宣

答伯教

近世恆見作宰人書牘惟以殘薄爲說更不及山川

風俗泉石烟霞之勝今讀來書無一語到苦惱邊寫出峽景宦趣氣像安閒淸暇秀色逼人儘足與吾輩一吐氣大快大快

與伯敎

去時何不使聞出來聞之憫然如失耳適有拙句聞君三日餓猶有讀書思今士應無再前人尙絕奇吟聲蟬共遠仙訣蠹常遲何不就仁祖論襟謀食爲未知可數詩律否大小米各一包覓奉不宣

皐楓
五